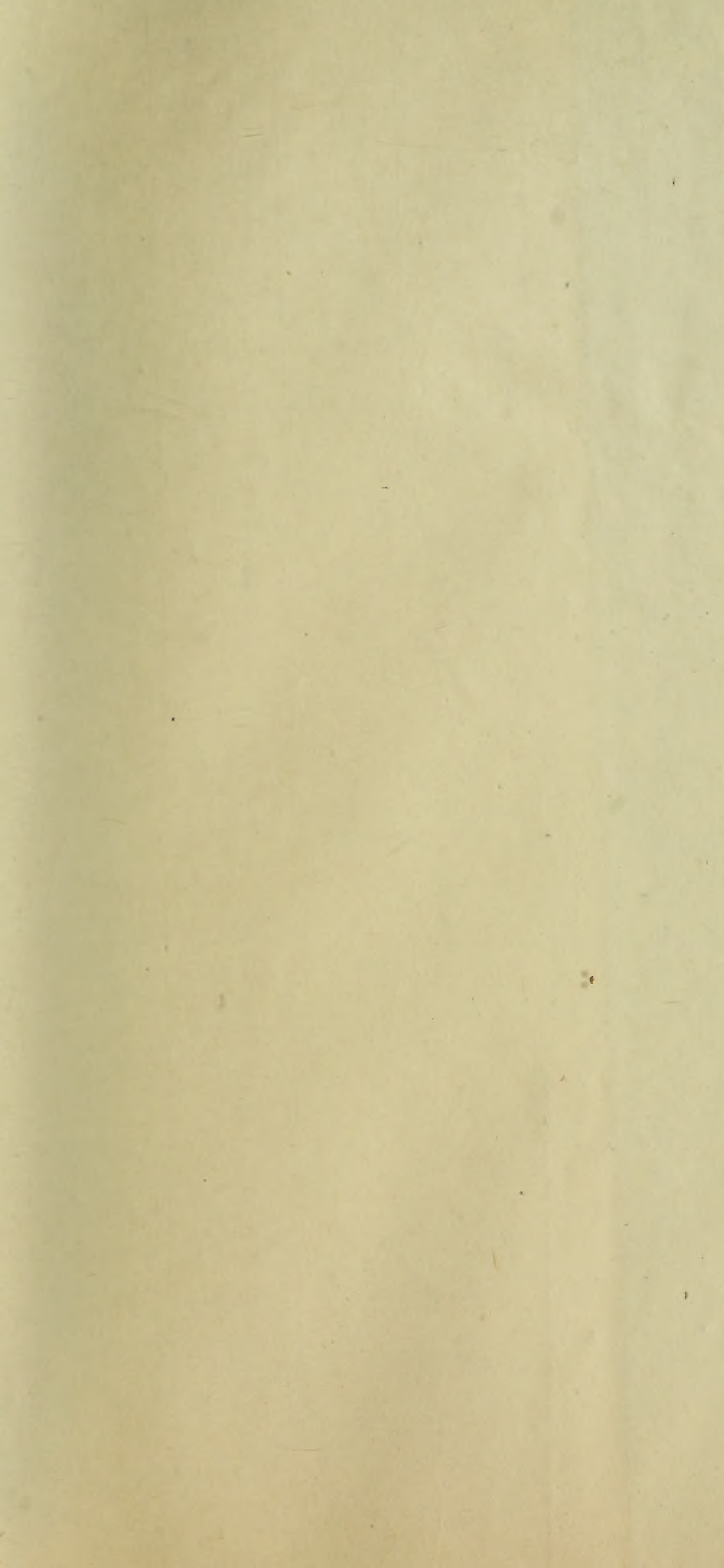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五目

吳縣黃丕烈

集類

三謝詩一卷宋刻本

寒山拾得詩一卷影宋鈔本

張說之文集十卷影宋鈔本

王右丞詩集六卷校宋本

王右丞集十卷宋刻本

孟浩然詩集三卷宋本

唐漫叟文集十卷拾遺拾遺續附舊刻本

毘陵集二十卷校舊鈔本

五百家註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十一卷殘宋本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校舊鈔本

劉夢得文集三十卷校本

呂衡州文集五卷 校明鈔本

呂衡州文集十卷 校舊鈔本第一至第三卷缺

孟東野詩集十卷 校宋舊鈔本

賈浪仙長江集七卷 明刻本

韓君平詩集五卷錢考功詩集十卷 校舊鈔本

李校書集三卷 校明鈔本

歌詩編四卷集外詩一卷 影宋本

李賀歌詩編四卷 金刻本

沈下賢文集十二卷 校舊鈔本

李衛公文集十七卷外集四卷別集四卷 校宋明鈔本文集卷十八至二十別集卷一至六均闕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校宋本

姚少監文集五卷舊鈔本

姚少監文集六卷校宋本

姚少監文集殘宋本存卷一至卷五

周賀詩集一卷宋刻本

清塞詩二卷校明鈔本

碧雲集三卷校宋本

碧雲集三卷毛鈔本

李羣玉詩集三卷後集五卷校明鈔本

李羣玉集三卷後集五卷宋刻本

李羣玉方干詩集舊鈔本

元英先生詩集十卷 校明影宋鈔本

甫里先生文集二十卷 鈔校本

孫可之文集十卷 校宋本

唐求詩集一卷 宋本

甲乙集十卷 宋刻本

讒書五卷 鈔本

張蠙集一卷 校舊鈔本

朱慶餘詩集一卷 宋刻本

宗玄先生文集三卷 校鈔本

浣花集十卷 宋刻本

唐女郎魚玄機詩一卷 宋刻本

王黃州小畜集六十二卷校宋舊鈔本
小畜集三十卷補鈔宋本
西湖林和靖先生詩集四卷校宋本
和靖先生詩集不分卷影宋精鈔本
林和靖集四卷宋刻本
鉅鹿東觀集十卷宋刻本　缺四五六三卷
尹河南集九卷附錄一卷校舊鈔本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八十卷宋刊本
注東坡先生詩二卷宋刻本　存第四十一四十二二卷
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宋刻本
后山詩註一卷殘宋本

參寥子詩集十二卷宋本
寶晉英光集六卷校舊鈔本
樂志園集八卷校本
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一卷補遺一卷舊鈔本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鈔本
北山小集四十卷鈔本
栟櫚集二十五卷明刻本
孫尚書大全文集殘本三十三卷影寫宋刊本
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舊鈔本
戴石屏詩集十卷明刻本
永嘉四靈詩四卷影宋本

魏鶴山渠陽詩集　卷宋本

棠湖詩藁不分卷毛鈔本

楊太后宮詞一卷宋鈔本

湖山類稿五卷汪水雲詩鈔一卷補遺一卷舊宮人

詩詞一卷附錄一卷舊鈔本

汪水雲詩不分卷鈔本

汪水雲詩不分卷後有附錄補錄數葉校舊鈔本

勿軒集八卷明成化刊本

古逸民先生集一卷附錄一卷舊鈔本

佩韋齋集舊鈔本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五

錢杲之離騷集傳一卷　宋本

嘉慶壬辰夏六月七日丙午士禮居主人邀余題書圖簽因出新得桐鄉金氏所藏宋刻錢杲之離騷集傳示余卷耑畫蘭一幀云是方楞盦筆余案經云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楞盦蓋取此意其所畫兩叢以山谷所云一榦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榦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證之則蘭蕙可分辨也楞菴舍於金氏桐華館主賓相契脫略形跡綴此數筆其殆況同心之臭歟蕘圃愛書兼及名繪於楞盦筆獨缺今得此世間絕無之書并得此畫香草之遺情復何似蕘圃以余略識畫理屬爲之跋爰書數語於畫右孫延　此錢杲之

離騷集傳宋板之精絕者余檢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集部云錢杲之注離騷一本宋板影鈔此書世間絕無一兩五錢今為宋板宜乎價增十倍矣顧余竊有疑焉此書有戊戌毛晉印又有毛褒字華伯號質菴印則是書已傳兩世而斧季手寫書目售于潘稼堂不列宋板豈留其真本耶抑已經散失耶不可得而知也影寫本聞在小讀書堆宋板今又在余所謂世間絕無者同在一郡幸何如之是書來自桐鄉金氏卷端畫蘭云是方蕤筆云辛酉十月蕘圃記

蔡中郎文集十卷 校本

余所藏蔡中郎集六卷本係述古藏弆者既而余友顧千里舉盧抱經所言蔡集以天聖年間歐靜所刻本為最古第一

卷首篇是橋太尉碑今本移易其篇第又并篇中顛倒次序大失其意云云謂六卷本實誤本之祖歐本自在天壤間何不留心搜訪之今乙丑正月十有九日展墓還道經胥門憩經義齋書坊坊中小主人胡立羣頗習目錄之學持明刻蔡中郎集示余之始猶以爲六卷本無足重立羣云此十卷本也晁陳兩家皆以十卷爲善見行本皆六卷矣余開卷見有故太尉喬公廟碑知與盧說合且有樸學齋歸來草堂兩圖記知爲葉石君舊藏何幸而得此以踐千里留心搜訪之語耶覆檢鍾山札記果與之悉合爰題數語以證此本之善至是刻爲明神廟時徐子器刻特未知抱經所見又何本爾嘉慶乙丑春二十日是爲雨水節蕘翁識在末卷後

余初得此刻

卽借香嚴書屋所藏舊鈔本校勘鈔本亦出樸學齋與此刻同是葉石君所藏然鈔刻分卷同而文理殊不同取校此刻大有增損卽有鈔本似誤者今悉仍之通體朱筆是也蕘翁

借鈔本校未畢適錢唐何夢華行篋中攜得華氏活字本參挍知鈔本爲最佳活字本近之且鈔本行草字體有未甚明晳者可以活字本參之書之不可不多本相勘如是如是蕘翁又識（均在外傳後）

校蔡集訖其中鈔本活字本之異同可謂無遺漏矣然不得宋刻總不敢定其是非卽以文理論之此刻實可通而鈔與活本皆不如是是又未敢定此爲是也卷中朱墨兩筆之圈抹皆就兩本校之非圈者必是抹者必非也讀者辨之（在卷首）

蔡中郎集予向未究心蕘翁得述古

堂所藏六卷本見示一望决其不佳後遂別得此本又再三覆勘予亦影鈔蘭雪堂本一部相從借閱偶有所見記之於上方皆顯然舊並不誤而徐子器刻時妄改者也夫六卷本無足論即十卷本其佳惡不同如此書以彌古爲彌善可不待智者而後知矣乃世間有一等人其人蕘翁門下士也必謂諸無庸講本子噫將自欺耶欺人耶敢書此以質蕘翁丙寅十二月澗蘋居士　抱經自言其所見蔡集爲宋刻在鍾山札記別風淮雨一條中今此本妄改雖變二字鈔本活字本皆誤作維而二字皆非其所見决然矣但未審果宋刻否耳黃君前因余言訪得十卷各本安知不更以予言訪得宋刻耶遂更書此以貽之嘉慶丁卯正月七日燈下時惟蕘翁更字復翁

之明年也澗蘋均在第五卷後　按當以鈔本爲最佳活字板次之此徐子器本所改其淺近者或有是處稍難讀則每不知而作矣不揣檮昧輒加評論雖未得詳備然准例求之無難也宋槧若出必足證我之非謬丁卯正月九日燈下澗蘋又書在卷首

蔡中郎集十卷 明活字本

東漢人文集存於世者僅此一種尚是宋以前人所編其餘無之矣又此集頗與今文家之學有關涉尤學者所不可廢此予所以亟亟費日力爲之再三訂正者也思適居士書在卷首

丁卯正月校讀一過凡訂正若干條中有絶精處索解人不得矣思適居士　五月再校於江甯用後漢書參訂又

添若干條廿一日燈下記　此活字板似據一行書寫本作底子故數誤爲如閑誤爲困之類往往而有若得宋槧必多是正也九日燈下又記　此活字本蔡中郎文集十卷藏錢唐何夢華家夢華過吳門行篋攜之因丏歸校明神廟時徐子器刻本殊多是正後爲余友顧千里袁綬階轉假去各影寫一部而余所校者適爲千里攜往江甯案頭竟乏展閱本遂命門僕用舊紙影鈔全帙其卷首碑牌空二格係俗子剜去年號以至正僞之故不之補至於活板刊刻時代以他書證之當在成宏間鈔畢并記嘉慶丙寅秋七月五日蕘翁黃丕烈　戊辰夏於骨董鋪又見一活字本擬購之因時方盛行舊板書初索十番後積累至幾十金未及收得殊爲恨事

十一月十九日記復翁　覆取周香嚴家藏舊鈔本校舊鈔係樸學齋所藏前無序有目分卷多同行字互有得失終以舊鈔爲勝惜舊鈔行草筆畫未能明了故傳活字本向以舊鈔校之參取兩本之勝處可矣白露前一日書於百宋一廛之北窗蕘翁　嘉慶丁卯正月望前千里以前假余手校本檢還其中有千里校語頗精當因錄於此以備觀覽復翁

十一月五日千里自江甯歸余往候之因出手校蔡集共爲欣賞其中精語較前正月所校本益多而益精遂補錄於余影寫活字本上蓋蔡集自千里與余互爲商榷而余始得十卷徐子器本又借得何夢華所藏十卷活字本周香嚴所藏十卷舊鈔本悉校於徐刻上千里因借余校本而讀之析

疑義如右則蔡集之可以校證者固由千里能讀之功而余
搜求之力亦頗有焉錄校畢復識其緣起復翁

嵇康集十卷 舊鈔本

六朝人集存者寥寥苟非善本雖有如無此嵇康集十卷爲
叢書堂鈔本且爲匏菴手自讎校尤足寶貴歷覽諸家書目無
此集宋刻則舊鈔爲尚矣余得此於知不足齋淥飲年老患
病思以去書爲買參之資去冬曾作札徃詢其舊藏殘本元
朝祕史今果寄余并以此集及元刻契丹國志活本范石湖
集爲副余贈之番餅四十枚閒窗展翫因記數語于此觀張
旨塘藏君跋知此書舊出吳門而時隔卅九年又歸故土物
之聚散可懼可喜特未知汪伯子爲誰何耳嘉慶丙寅寒食

日晨雨小潤夜風息狂蕘翁書　四月望後一日香嚴周丈信此校黃省曾本云是本勝於黃刻多矣余家亦有黃刻据目當取校也前不知汪伯子爲誰何今從他處記載知其人乃浙籍而寄居吳門者家饒富喜收藏骨董郡先輩如李客山惠松厓皆嘗館其家則又好文墨者也是書之出於其家固宜後人式微物多散佚可慨已然思後人得其物而思其人俾知愛書好古昔有其人猶勝于良田美產轉徙他室數十百年後名字翳如不更轉悲爲喜乎伯子號念貽云余友朱秋厓乃其內姪也故稔知之蕘翁又記　是書余用別本手校副本備閱於丁卯歲爲[illegible]時西賓顧某借去久假不歸遂致案頭無副殊爲可惜頃因啟廚見此復跋數語俾知此

本外尚有餘校本留於他所也癸酉五月廿有六日復翁記
其去得書之日已八閱歲矣

陸士衡集十卷 校本

陸校晉二俊文集士衡與士龍俱有余向藏此本止有士衡
且失徐民瞻序想因其無士龍集而去之也茲余臨校陸校
本但臨校士衡難爲兩美之合矣校畢復翁記

陶淵明文集十卷 影宋鈔本

余同郡有顧氏素稱藏書家近年白隄錢聽默以白鏹易得
數種其中有影宋鈔陶集云是秘本錢君已轉售諸朱秋崖
兄余聞名久矣思向秋崖假閱而未請適秋崖以是書艷質
余家展讀一過急取案頭刻本校錄一過雖影鈔本亦未免

有譌字闕文然較刻本爲加詳矣至於鈔本爲名人手筆所以可珍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中已言之嘗又賞鑒家所共悉也古吳黃蕘圃校畢跋在末卷後

楊紹和曰予家又有北宋槧陶淵明集乃毛子晉故物汲古閣秘本書目云與世本戛然不同如桃花源記聞之欣然規往今時本誤作規謬甚五柳先生贊注云一本有之妻二字按列女傳是其妻之言也他如此類甚多不可枚舉即四八目注此時本多八十餘字而通本一作云云此時本多千餘字真奇書也又云籤題係元人筆不敢易去後與宋槧湯東澗注陶靖節詩箋爲吳門黃蕘圃所得顏其室曰陶陶而以施氏顧氏注東坡先生詩之和陶二卷勝之倩惕甫王先生爲之記蓋皆世間絕無之秘發也湯注本先公於道光己酉獲之袁江又明年此本及東坡和陶復來歸于齋距蕘圃之藏日花甲一周不知幾經轉徙乃聚而之散散而之聚若有數存乎其間者果天生神物終當合并昔子晉藏東坡書陶明宋齊季花爲隋珠和璧似此豈多覯哉我子孫共永寶用之

陶靖節先生詩注四卷 宋刻本

湯文清公事實詳見宋史儒林傳靖節詩注四卷惟馬氏通考經籍門著於錄是書乃世間所希有宋刻之最精者也流傳日久紙墨未渝偶從友人處得之不勝狂喜手自補綴亟命工重加裝釘分為兩冊完好如新余家舊藏有東澗選本妙絕古今此更出其上矣乾隆辛丑長至後三日內樂村農周春記　述酒詩為晉恭帝而作其說略本韓子蒼而芊勝諸梁黃山谷亦嘗解之非創於東澗也特此注加詳耳零陵王以九月終與詩所云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者正合靖節時當禪代雖同五世相韓之義但不敢直言而借廋辭以抒忠憤向非諸公表微闡幽烏能白其未白之志哉　朱子謂荊軻一篇平淡中露出豪放從忠義來與述酒同一心事

陶集祭程氏妹文書義熙三年祭從弟敬遠文惟云癸亥自祭文惟云丁卯此與宋書本傳之說相合但指所著文章而言若詩則不然大約晉時書甲子如庚子至丙辰是也入宋不書甲子如九月閒居之類是也自來辨此者都未明晰

鄭康成誡子益恩書末云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此命子詩末二句所本也陶詩雖平淡而無一字無出處如此　陶公晉書宋書南史並有傳一人而三史列傳千古止此一人人豈以爵位重耶晉書作泉明南史作深明並避唐諱　東坡愛陶詩質而綺癯而腴晚年居海外徧和其韻子由爲之引稱其遂與淵明比也至詭菴倖陶不足觀矣　此本大字端楷作歐陽率更體頗便老眼且校讐亦鮮形夭庾釣之訛

裝竟復閱數過誠可寶愛松靄　首尾有董宜陽印宜陽字子元自號紫岡山樵華亭人上海諸生工詩善書法與何良俊徐獻忠張之象才名相亞有四賢之目松靄又書均在卷首項禹揆字子毗秀水學生明季遇難見明詩綜在卷四末補注之前

辛丑四月晦日武林鮑以文自蘇州回櫂同新倉吳葵里過松靄先生著書齋是夜以文痁疾作不能飲燈下譚及於以下闕十餘字陶淵明詩一本序末標湯漢不知湯漢何許人也先生便拍案稱好書且告以宋史有傳文獻通考著錄以文爽然若失隨叩陶集攜行篋否則答云已送海鹽張芑堂矣亟午日先生即從芑堂借觀芑堂見書雖破碎而裝面用金粟牋心詫其爲秘冊索還甚急賴張佩兼調停互易初以書畫銅

瓷端硯俱不可芑堂適需古墨先生因出葉元卿夢筆生花大圓墨易之墨量一斤值白金如數至癸卯五月閱兩年而議始定此書迺爲先生所有蓋其得之之難如此以文多方購覓丙午始得一鈔本芑堂慫恿葵里重行開雕共懺悔覿面失宋刻公案則此書之流通未始非先生功德也余交先生久知得書始末最詳茲備述之以見先生嗜書之篤賞鑑之精而吳鮑張三君子之好事亦流俗中所罕覯云丁未冬日輝山顧自修記

湯伯紀注陶詩宋刻本真本在海甯周松靄家相傳與宋刻禮書並儲一室顏之曰禮陶齋其書之得近於巧取豪奪故秘不示人并云欲以殉葬余素聞其說於吳興賈人久懸懸於心中矣去歲夏秋之交喧傳書賈某

得此書欲求售於吳門久而未至後嘉禾友人札致余有此書許四十金未果已爲峽石人家得去聞此言甚怏怏然已無可如何矣遂恝置之今夏有吳子修候余余往答之出所藏書示余湯注陶詩在焉開卷展視其爲宋本無疑詢所由來乃知硤石人即伊相識可商交易者遂倩人假歸議久始諧百金之直銀居其大半文玩副之此余佞宋之心固結而不可解者後人視之毋乃訕笑乎嘉慶巳巳中秋月復翁記

余得此書後適原得此書之賈人吳東白來舍知余得此書因別以一舊刻小板之陶集贈余易余家刻書而去言中談及周公先去禮書改顏其室曰寶陶齋今又售去改顏其室曰夢陶齋余聞此言益歎周公之好書惓惓於心而不能

去矣并聞諸他估與賈往購此書懷數十番而去周初不知但與論直周索三十二番云身邊立有決不悔言與即如數與之竟不能反去書之日泣下數行余雖未面詢諸吳然聞其易顏室之名亦可想見其情矣　陶陶室藏靖節集第二本竝在卷末

鮑氏集十卷影宋鈔本

此鮑集與讀未見書齋所藏毛氏影宋本同第二卷缺去兩半葉余從彼補寫入主人將以歸綬階綬階其寶之庚申九月澗蘋記　此影宋鈔本鮑氏集與余所藏本同內缺兩半葉倩澗蘋影寫補入適五硯樓主人見之謂余有一本在可無需此遂以五硯樓藏宋鈔乾道臨安志三卷相易蓋鮑集

則余所羨者周志則余所闕而可以配宋刻㵎志者彼此各得想緩階必不以余爲强奪也已庚申秋九月晦日蕘圃黄丕烈

三謝詩一卷 宋刻本

郭氏本莫詳字定宋本 在卷首　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合六十四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唐子西書康熙壬辰九月蔣杲錄　郡中賜書樓蔣氏余素聞其有宋刻三謝詩去秋向主人索觀以贋本相混其眞本則未之見也今乙卯五月書友呂邦惟攜此宋刻來楮墨古雅洵宋

刻中上駟卷端有郭氏木葉齋鑒定宋本九字不知誰何所
書卷末有蔣篁亭璽跡數行敘述是書原委頗悉蓋其爲篁
亭所藏子孫故秘不肯出而玆忽介書友以示余者殆將求
善賈而沽諸乎問其直果索白金十六兩中人往反三四而
始以每葉白金二錢易得宋刻之貴至以葉數論價亦貴之
甚矣顧念余生平無他嗜好於書獨嗜好成癖遇宋刻苟力
可勉致無不致之以爲快矧此書世間罕有存此宋刻差足
自豪錢物可得書不可得雖費當勿校耳豈特也是翁宜有
是言哉至於是書爲唐庚子西所集通考據中興書目云然
近時大興朱竹君曾得宋刻詫爲希有舉以告五柳居陶君
廷學曰此宣城本也余從廷學子蘊輝得是言并誌之以傳

信於後乾隆六十年六月四日棘人黃丕烈識　嘉慶七年
歲在壬戌九月五日檢書及此其去前跋時已閱七載矣回
憶乙卯被災此書亦在危急之中卒賴神物護持得以無失
墜展卷之餘喜懼交并此書不特宋本可寶且有前賢手澤
存焉近作再續得書十二圖以此列入名曰三徑就荒蓋猶
不忘篁亭之遺也蕘翁又識　均在卷末　楊紹和云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卷末有嘉泰甲子郡守闕令憲重修一行旁書宋甯宗嘉泰四年七字亦篁翁筆也

寒山拾得詩一卷　影宋鈔本

寒山拾得詩一卷藏諸讀書敏求記此從宋刻摹寫余向收
一精鈔本似與遵王藏本相類當亦宋刻摹寫者也惜首尾
略有殘闕耳後五柳主人自都中寄一本示余楷墨古雅甚

爲可愛細視之乃係外洋板刻惜通體覆背俱用字紙殊不耐觀頃命工重裝知有失去半葉者共四處以洋紙補之復取向所收者核其文理始信二本互異詩之次序有先後分七言於五言之外洋板所獨此拾得詩雲林最幽棲一首內日斜挂影低句精鈔本日字下俱缺此外皆不可考矣故茲所失四半葉無從補全而二本板心彼題寒山子詩此題之隱後又云深詩本不相類也惜遵王所記但云傳世絕少豈知宋刻摹寫之外尚有他刻流傳於世耶此刻似係洋板然寒山詩後有一條云杭州錢塘門裏車橋南大街郭宅口鋪印行則又不知此刻之果爲何地本矣俟與藏書家驗之嘉慶丁卯春三月二十有五日復翁黃丕烈識

張說之文集十卷 影宋鈔本

此碧鳳坊顧氏所藏書也相傳顧氏書雖殘鱗片甲無一不精宋刻固不待言卽影宋本亦無弗精絶者世傳二十五卷不可得見此本雖十卷尚有缺失然較舊鈔已無可比擬矧明刻耶愛日精廬主人聞此書題殘宋刻欲購之予曰非也乃影宋本耳亦視如宋刻珍之可謂知所好惡取舍矣予故爲此書倍珍重焉甲申孟夏蕘夫

王右丞詩集六卷 校宋本

摩詰集先借毛斧季十丈宋槧影寫本屬道林叔校過康熙己亥又借退谷前輩從東海相國架上宋槧本手鈔者再校此集庶可傳信矣記示除兒 道光乙酉錢唐何夢華以義

門校本摩詰集十卷見示因予先有手校宋本六卷詩不分體者復以何校參之復翁記　予藏王右丞文集十卷即其弟王縉表上者也不知何時付梓僅存詩六卷雖宋刻詩止六卷餘盡古文然序次先後衍脫亦多爰從宋刻手校一過其最不可通者一題而兼古今體宋刻連敘而時本分爲兩處此急當改正者也至於宋刻亦有脫落可據文義正之七月下浣蕘圃記　丙戌四月伯洪借校一過均在末卷後　凡覆勘王摩詰詩六卷例何校與舊校合者用圈何校所據明刻本與舊校合者用△遇何校仍明刻及校宋者用何校識之有校語者用校云別之至於何校分卷及各首序次多與此刻同間有異者標出之校畢總記於卷端道光乙酉花朝前

二日積雨浹旬見日者今爲第二日矣午後向暖漸覺春融然東南風大作又復濃雲滿布不知明日尚能晴霽否擬肩輿赴山塘訪故人也復翁（在卷首）

王右丞集十卷（宋刻本）

此宋刻王右丞文集十卷二冊頃余友陶蘊輝從都中寄來而得之者也先是蘊輝在蘇時余與商搉古書讀書敏求記中物須爲我購之今茲八月中旬有人自北來者寄我三種書此本而外尚有元刻許丁卯集及宋刻小字本說文來札云王右丞文集即所謂山中一半雨本許丁卯集即所謂校宋板多詩幾大半本可見留心蒐訪竟熟讀也是翁書以爲左券而不負余託惜以物主居奇必與說文并售索直白金

百二而余又以說文已置一部不復重出作書復之許以二十六金得此兩書往返再三竟能如願不特幸余得書之福亦重感余友購書之力也此書作山中一半兩本向見劉須溪評點元刻止詩六卷見藏周香嚴家香嚴又藏何義門校宋本亦止詩無文雖同出傳是樓而敘次紊亂字句不同非一本矣十月十三日毛二榕坪過訪士禮居余知其能識古書出此相質榕坪并爲余言向見桐鄉金氏本板刻差大詩中亦作山中一半兩文則無有也與此更非一本益見此刻最善而爲余所藏抑何幸與客去擕書插架即跋數語於尾蕘圃黃丕烈識

嘉慶癸酉中秋後八月偶過五柳居知新從無錫人買得元刻劉須溪評點王右丞詩即借歸與宋刻

對其序次悉同擬購之未知許否也二十四日復翁記

孟浩然詩集三卷 宋本

余於五月杪自都門歸聞桐鄉金氏書有散在坊間者卽訪之得諸西山堂書凡五種宋刻者爲孟浩然詩集錢杲之離騷集傳雲莊四六餘話影宋鈔者爲岳板孝經呂夏卿唐書直筆新例索白鏹六十四金急欲歸之而議價再三牢不可破卒以京板佩文韻府相易貼銀十四兩方得成此交易此孟浩然詩集卽五種之最佳者而余亦斷不肯舍者也先是書友攜此書來余取舊藏元刻劉須溪批點本手勘一過知彼此善惡奚啻霄壤非特强分門類不復合三卷原次序且脫所不當脫如歲晚歸南山作新唐書所云浩然自誦所有

詩也元刻在所缺詩中衍所不當衍如歲除夜有懷明知衆
妙集中爲塈塗詩也元刻在所收詩中去取果何據乎今得
宋刻正如撥雲睹青矣至於此刻爲南宋初刻類此版式唐
人文集不下數十種余所藏者有劉隨州劉賓客余所見者
有姚少監韓昌黎皆有翰林國史院官書長方印然皆殘闕
過半究不若此本之爲全璧也得書之日忻幸無似書此以
著緣起近倩汪浴雲主政作續得書圖題此曰襄陽月夜蓋
絕妙詩中畫景云嘉慶辛酉冬孟九日書於太白樓下黃丕
烈識在卷首

唐漫叟文集十卷拾遺拾遺續附舊刻本

此唐漫叟文集十卷并拾遺拾遺續余向得諸書肆中饒藏

之久矣頃書船攜一本來初寓目疑與此刻同及取對勘乃知是本在先而後得者爲明正德湛若水校刊本且脫拾遺續一種非全本也然有自序自釋兩篇文字較此又異因並儲之此外又有雍正時天都黃氏刻本强分十二卷更非其舊可知書以重刻而愈失其真勢所必然者爾爲之三歎嘉慶歲在己未冬十二月八日黃丕烈識

毘陵集二十卷 校舊鈔本

余所藏唐人文集極多非舊刻卽名鈔不下一二百種惟毘陵集無善本今秋訪友上津橋於骨董鋪中獲見舊鈔本同時又有淡生堂鈔本蘇天爵國朝名臣事略索直十番攜歸取對毘陵集借香巖書屋藏書鈔本事略出舊藏鈔本彼此

互勘事略固無甚大佳昆陵集則似勝於所借本葢香嚴本此
行欵雖似自宋本出而丹黃燦然已爲校者所亂反不若此
本之一仍其舊此本行欵雖異而鈔手甚舊知非妄作者因
擬獨留昆陵集而還其事略許以四番物主不允久而始成
葢還書之後無過而問焉者故懇如所許而售也他日當仍
借香嚴本細爲參校云乙丑十一月二十五日蕘翁識　是
集借得同郡吳枚菴藏遵王手校舊鈔本粗勘一過錢校謂
出於趙靈均所藏方山吳岫本及馮已蒼本其原本出吳文
定公鈔錄天府秘藏本今余校注云原本者鈔本舊文也舊
校者遵王手校異文也枚菴又從英華文粹校其異同余悉
傳之間有注吳校云者以枚菴手跡證之知非遵王筆矣遵

王校用墨筆校菴校用朱筆茲混而一之故必注某校也雨
窗無事綴幾日工畢此復翁校并識時嘉慶癸酉二月二十
有九日　校菴本余極欲易之不敢啟齒甲戌夏旱米價遽
貴校菴不無去書稍佐薪水之費吳春生以五餅金易去今
錢述古本在露凝書屋中矣乙亥正月二十日新知陳仲遵
氏借讀還余并記復翁　余向亦有重本去年易去所藏止
此趙氏新刊本亦未有也同日記均在末卷後

五百家注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十一卷殘宋本

余向聞柳文以吳門[illegible]氏本爲最善東城五聖閣顧氏有殘
本數年前書賈曾以示余索重直且未定其爲鄭本與否故
未之得時往來於心不能釋自遷居縣橋去顧所居不遠跡

之書主人已作古無從問津矣今茲五柳主人以此二冊贈余欣喜之至蓋即前所見物也書存十六至二十一三十七至四十一卷第之原不可知因檢近刻直齋書錄解題見有重校添注柳文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姑蘇鄭定刊於嘉興以諸家所注輯爲一編曰集注曰補注曰章曰孫曰韓曰張曰董氏而皆不著其名其曰重校曰添注則其所增益也云云案諸是本庶幾近之然亦有不同者每卷題五百家注音辯唐柳先生文集（或加新刊於其前）不云重校添注也卷中曰集注曰補注外又有曰舊注者曰章曰孫曰韓曰張曰董（此本董作童）外又有曰汪曰黃曰劉者未知直齋所解題者即此否也世傳增廣注釋音辯柳集亦多矣大抵元明刻本惟此殘宋槧十

一卷楮精墨妙實出宋刻宋印急收之以爲續百宋一廛賦之助豈不與前賦昌黎宋槧諸殘本競美乎戊辰冬至前一日燒燭書此跋時已二更餘新月既墜微霜乍飛寒威從窗隙中來一種清興祇自領之卻憶贈書良友正放舟過梁溪也復翁　有客衝寒急遠征一身端爲利名輕陔南成養虛眞樂薊北馳聲總俗情漫說持家妻共子空勞相事弟兼兄束裝早辦歸裝計莫負良朋勸勉情嘉慶戊辰十一月五日五柳主人以京師書肆須急料理冐寒北行余意謂家有老母侍奉事大早作歸計爲安擬行諄諄勸勉去後適檢是書因追賦一律以贈復翁俱在卷首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校曾鈔本

辛酉秋月從書坊觀汪氏開萬樓書有舊鈔劉夢得文集四冊卷第皆後人以意補寫辨其筆跡非原鈔之舊矣攜歸校於明刻中山集上案其卷第爲此刻二十一至三十然未可據此正彼亦未可據彼正此存面目可矣其餘爲外集一至八因有影宋本在明刻中山集所無故未之校卽此十卷略存佳者以備參攷然亥豕甚多脫誤不免無足取也因是舊鈔故存其異校畢書蕘圃跋在第三十卷後　舊藏鈔本劉賓客集三十卷近有人購去爰重繕副本益以外集十卷俾成完璧以志欣幸云庚子初秋苕溪漫士識在外集末卷後

劉夢得文集三十卷校本

丙子秋日借張訒菴所收席玉炤所藏舊鈔本刖以英華樂

府勘過者丹鉛紛若幾不知其原本如何且於鈔本上以丹鉛或墨筆蓋之欲尋其底子上字迹不可得可謂點金成鐵矣是集余有殘宋刻一至四卷取對舊鈔多合而茲所校者出他選本如英華樂府等以彼改此反致失真可歎可歎故余校此書不能一一悉據校本欲校一舊鈔本子之原者而亦不可據聊紀其異文云爾安能得一宋刻之全者一正其誤耶重陽日校畢因記復翁

呂衡州文集五卷 校明鈔本

從友人處借嘉靖壬午清明日吳門忍齋黃冀錄本訂一徧卷首有六友堂黃文成氏二印記崇禎甲申二月初吉 丙戌元宵後五日又求施師重訂 舊鈔呂衡州文集十卷本

余得諸東城顧五癡家惜亡其首三卷後海鹽家椒升來以新鈔本售余雖亦十卷序次與舊鈔不同馬鋪橋周香嚴先生借兩本去取所藏葉石君家鈔本對之知舊鈔者爲佳而海鹽本蓋分前五卷以符十卷之數耳葉本有劉序并全目余全鈔得而前三卷異同較海鹽本爲勝者盡錄之擬補顧本所失落也厥後香嚴又得吳岫所藏五卷舊鈔本余亦借校亦幾幾乎稱善矣近從書友郁某得一毛子晉手跋本亦祇五卷而與海鹽本不同其所謂五者蓋取十卷而紊亂之者也爰取葉本顧本參訂知第一第二乃是葉本之第一二三以一二卷爲一卷三卷爲二卷也三卷之前五篇乃葉顧本第四卷之半後十篇則又葉顧本之第八卷也四卷爲葉

顧本之第九卷五卷爲葉顧本之第十卷顛倒錯亂不知其由姑存之以待考核云爾黃丕烈識　嘉慶壬戌冬十月望日復從周丈香嚴處借得一舊鈔本亦五卷與此行欵正同顛倒錯亂卻復如此知此本由來有舊矣卷端墨書一行云照依錢少室家藏本鈔寫朱印一文云沈印穀伯卷末有跋五行云此書向無佳本讀之不勝魯魚近在君宣齋頭獲覩此編有王庭槐圖書并校錄跋語云彼先君從內府傳寫者亟取歸而讐正之大約次序相同互有少差耳俟有博學還祈請正萬歷丙辰仲秋記於懸磬室爰誌此備考蕘翁丕烈均在末卷後

呂衡州文集十卷校舊鈔本第一至第三卷缺

余藏呂刺史文集棉紙舊鈔本得諸碧鳳坊顧氏惜闕其首三卷因欲鈔補遇是集卽收有周松靄藏十卷本錢遵王藏五卷本毛子晉藏五卷本又借得周香嚴葉石君家鈔本十卷全者知周本毛本皆不可據周本硬析五卷爲十卷毛本又移易十卷中爲五卷紛如亂絲無可取證最後得王西沚藏十卷本出於葉鈔原本方信錢本之五卷乃十卷之廑存前五卷也去年倩友傳錄錢本之三卷思補顧本所闕因照顧本行欵寫之新年杜門謝客取王本校其異於錢本上雖未必合舊鈔面目然葉鈔十卷其來有自末有孱守居士跋謂甲子歲從錢牧齋借得前五卷戊辰歲從郡中買得後三卷俱宋本則葉鈔之前五卷其據宋本可信矣再行間所注

某作某俱孱守所校又云第二卷閒砧以下十五首宋本所無案陳解元棚本增入是顧本原失之三卷中第二卷未知有此否安得宋本一證之乎時道光元年二日立春宋廛一翁定更後燒燭書在末卷後

孟東野詩集十卷 校宋舊鈔本

余藏孟東野集二部其一小板係全部而有修板其一大板係半部而字體殊古拙相傳爲蜀本唐人集曾藏二劉殘帙板刻適同取校劉集他刻多有誤字孟集余未之校茲見香嚴同丈手校蜀本注明元藏本者是也此本止有五卷所校蓋此其中誤字亦多校出是古人死校之法妄人見之詫爲異事佳者宜留而誤者宜去何苦織悉若此殊不知日思誤

書正是一適而誤之所由來或字形相近或字義兩通遂有一作某云云不則古人撰述斷無有依違兩可者自有兩本出而始有一作某云云矣因校此復姑紀其校書大段如此[illegible][illegible]未仲冬蕘夫在卷第五卷末　黄復翁於乾隆甲寅秋得小字宋刻孟東野集十卷於蔣賓嵎處雖宋時已經修板然在諸刻中為最善細校一過又有舊鈔黑格綿紙首題孟東野詩集結銜題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平昌孟郊亦十卷無總目末題臨安府棚前北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又復翁於嘉慶庚午購得殘宋刻孟東野文集十卷本目錄尚全後五卷缺出梁溪故家卷中有翰林國史院官書朱記亦俱借參校終不如小字本之最精善也嘉慶壬申三月三日香

嚴居士周錫瓚記　此書予從香嚴後人借歸命三孫美鎬
傳錄香嚴手校本宋本有二刻香嚴已詳言之今宋刻盡去
惟舊鈔存故復借校宋本傳錄閱一寒暑而竣事予覆勘亦
復兩昧上下冊未必一輒也道光四年甲申五月十有九日
燒燭跋老蕘均在末卷後

賈浪仙長江集七卷明刻本

賈長江集十卷宋刻本藏揚州阮氏其毛鈔影宋藏余家余
曾借宋刻校影宋所差豪釐矣此外又有舊鈔爲義門學士
手校無古詩序文亦多不同何以張氏藏書棚本校張氏本
即阮氏本也余因借校知之此冊爲余友訒菴張君所收云
是郡故家物余見其友葉子寅圖記朱筆校亦似其手迹遂

借歸出毛鈔勘之其卷一數番校字悉同於宋本分卷一處注曰卷一於五絕中劍客等首皆注曰一之幾宋刻不分體故卷一言今體俱有是校本親見十卷本也不知何以於寄孟協律一題已下皆無校字遂使此刻之訛謬百出未經勘正爲可恨爾余還書之日數語以記是書源流倘訒菴有意續校當舉所藏畀之俾長江集又添一善本豈不美與戊寅六月大盡日復翁識

韓君平詩集五卷錢考功詩集十卷 校舊鈔本

韓翃字君平南陽人天寶十三年進士候希逸表佐幕府罷十年不仕李勉任宣武復辟之建中初以駕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集五卷　案此明監察御史河中劉成德編輯

刑部郎中江都蕭海校正本所載於卷首者也明知集為五卷而必分體為八卷一五言古詩二七言古詩三五言律詩四五言排律五七言律詩六五言絕句七六言絕句八七言絕句是可笑也姑記與舊鈔異同之字而已甲申六月小盡日蕘夫記在韓集卷首　己丑年正月靖遠堂主人道穀命童子張秀鈔竟南窗記均錢集第十卷後

李校書集三卷　校明鈔本

時萬歷四十八年正月初六日鈔完　按李端字正己趙州人李嘉祐之姪也大歷五年進士從郭曖嘗進官大集賓客賦詩端最工錢起曰此素為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於前客乃服曖賜帛百疋後移疾江南仕至杭州司馬有詩

三卷　李端集三卷見諸書錄解題藏書如述古未列於目想傳本希也予於唐人集遇本卽收不少數十餘種而此集亦無頭揚州估人攜此求售喜爲得未曾有本係舊鈔校者之筆亦是明人前後所鈐圖記止一印而印文印色皆非近時則此本誠可寶也裝成并記蕘翁　按文獻通考引晁氏云云有新開金埒看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之句此卽所賦錢姓一篇中語也附誌備考八月三日燈下記　余家此都有以李鑑明古家舊藏本書一單託消者內多唐人小集專刻本因與好友分得之此李正己集檢舊藏本出此刻之殊異而先有校勘語附於卷端校而未終又不詳載其目殊疏漏也事隔十年并影響都忘屢想不得其故今與此新收本

對之似爲近之日來枯坐一室校讐都絶今晨喚一小舟往吾與菴與琢堂相期在彼一宿舟中無聊自縣橋出平江路由西而東閶門一路漕艘濡滯兼之順道過訪般茂堂周香嚴二老抵西津橋始畢舟小無置筆硯地傾側幾不成字覯此集多與方外人作友故諸詩人因游而得方外友又因方外友而得詩余非詩人也然每至偕菴必得詩其亦事理之所有而性情之所近乎校畢記時乙亥二月花朝日適逢春社跋於支硎道中　余至吾與菴琢堂亦從鄧尉返棹來遂同宿菴中花朝月夕覩戚情話因用此集中同苗員外宿薦福寺韻賦詩紀事并邀琢堂同作爲愛聯床話禪房作客房竹清疏瀨月梅白淺經霜聽梵依虛牖尋詩遶曲廊歸鴻哀

未減警口轉神傷均在末卷後　乙亥春仲復從同郡李明古家藏本手校一過記於上下方卷中墨筆是也此集無李鑑明古藏印但有徐氏完石圖書故名之曰徐完石本云在卷首

歌詩編四卷集外詩一卷影宋本

余藏唐人集不下百餘種舊刻名鈔都備即同一集而藏書之家有異亦在所收故種更多也頃書友鄭益偕袖此舊鈔李賀歌詩編一冊遺余識是馮氏藏本檢所藏尚缺此種急收之馮所藏唐集已有一二種行款圖章卻不相類知鈔各有本其藏亦非一人也乙丑夏蕘翁記　戊辰夏從經義齋得舊刻本較此多至元丁丑宏治壬戌二序當是明翻元刻也分卷雖同標題序次略異即字句亦間有不同稍暇當參

校之讀書敏求記載鮑欽止家本此殆近之復翁識

李賀歌詩編四卷 金刻本

金刻李賀歌詩編四卷余去年得何義門手校者始知世有其書諸家藏書目未之載也何云碣石趙衍刊本每葉二十行行二十字頃見是本正合其爲金刻無疑最後序文何校未錄但云龍山先生所藏舊本乃司馬温公物今觀全文語亦符合且可補何校所未備因急收之書之奇遇之巧無有過是者雖重直弗惜矣已巳中秋月復翁記　金劉仲尹字致君蓋州人有龍山集李獻能欽叔其外孫也義門語并記

壬申仲冬望日陸拙生獲覩於讀未見書齋并題簽以誌幸

沈下賢文集十二卷 校舊鈔本

余所藏唐人文集頗富沈下賢集向亦有之似係舊鈔竹紙本因未甚佳已轉歸他人忘其本之所自出矣此舊鈔綿紙本爲故人周香巖藏書於其身後得之其家者蓋後人各房分散故去之而得之因思借本讐校惟吳丈校菴曾有是書惜校菴云逝請假爲難幸其子晉齋見余請仍啓篋出示俾得對勘一過茲悉校於上方不改本文云作者校菴録本即青芝張氏本也云校者卽校菴借毛裒藏本對校存參數字者也云英華者卽校菴復校英華本也己卯十一月望日校畢記復翁黃丕烈

李衛公文集十七卷外集四卷別集四卷 校宋刊鈔本 文集卷十

八至二十別集
卷一至六均闕

向余手校宋本在明刻本上明刻係竹紙已經染色故紙質色黃性硬觸手便損因無別本可用故勉用之頃長孫秉剛從坊間見此紅格舊鈔本袖歸取覔余曰此明人鈔本且爲楊灝繼梁所藏佳書也惜會昌一品制集缺十八卷下計三卷然用以臨校宋本大佳此鈔佳字與宋本合者記於上方爰輟二日功手臨舊校於上入新歲來一快事也壬午二月初吉蕘夫　庚辰秋殘宋本會昌一品制集錢唐友人何夢華介以歸常熟陳子準所藏止此手校宋本之十卷矣幸而從前暇日校此俾宋本面目略識一二其他雖舊鈔與宋本已全異矣余向收書遇殘帙亦不惜重價購者職是故耳今

年老力絀不能知前此之愛護勿失猶幸異地同心知予所蓄爲佳而寶之其亦不幸中之幸耶重閱校本書之慨然壬午春臨　此紅格舊鈔李文饒集會昌一品制集一卷至十七卷計缺尾之三卷爲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李衛公外集窮愁志四卷全李衛公別集七卷至十卷計缺首之六卷共三冊凡書貴從其原有之面目故就所缺存之無取乎他本補之去歲二月初得此臨校宋本又照此鈔錄外集以補綿紙之獨少此集者久藏篋中矣後以又見有黑格舊鈔一品制集之斷存一卷至十六卷本因出此相對恝置案頭歲除未歸今始檢得爰題數語以誌抱守老人之別有深意於殘編斷簡也癸未歲初五日蕘夫在卷首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 校宋本

目後雌黃書二行是子晉手跡卷中句讀有晉字小圓印其朱筆皆斧季字跡所補缺葉畫烏絲欄者亦出斧季手 琴川張君月霄藏有宋刊本白氏文集假歸命長孫秉剛校勘一過知斧季朱筆校者卽據張君所藏本也茲校亦用朱筆恐與斧季混同因載於各欄外其行間字以朱筆點於旁所以識別也

姚少監文集五卷 舊鈔本

此姚少監詩集五卷殘宋本亦出郡城陸西屏家向爲翰林國史院官書余所得殘宋本二劉文集板刻正與此同西屏家物也此後出周香嚴歸之因借而命門僕影鈔俾與二劉

並藏焉甲子小春月萬壽日裝成并記黃丕烈

姚少監文集六卷 校宋本

宋本唐人文集有翰林國史院官書朱印者予所見者劉賓客劉隨州係從陸西屏家得來西屏除二本外尚有幾冊未能記其名目西屏故後書籍散亡屬伊族姪樹屏蒐訪已杳不可得今此過訪周薌岩見案頭有姚少監集實陸家故物也蓮假歸校勘惜殘缺與二劉同世間好物不堅牢有如是耶書此以誌慨丙辰十月望前二日棘人黃丕烈在卷首

水東日記云宋時所刻書其匡廓中摺行上下不留黑牌首則刻工私記本板字數次書名次卷第數目其末刻工姓名以及字總數余所見當時印本如此浦宗源家有司馬公傳家

集行款皆然又潔白厚紙所印乃知古書籍不惟雕鐫不苟雖摹印亦不苟也　梅花草堂筆談云有傳視宋刻者其文鈎畫如繡手模之若蘧篨然故出紹興守家其先憲副藏書也問故將質以償路符之費且戒售者勿洩有是哉在末卷後此二條係陸西屏所寫附於宋本後者今并錄之以備攷

姚少監文集殘宋本　存卷一至卷五

此書舊藏陸西屏家為水月亭周丈香嚴所得余曾借鈔其副壬申五月十有一日為余五十賤辰諸親友之以禮物相遺者余敬謝弗敢拜嘉而相知中又有以筆墨玩諸物為贈則弗敢固辭矣是書贈自香嚴有札云姚武功集雖未全倘是宋版宋印且有元官印可寶奉送聊以當祝幸哂存之

蓋香嚴喜藏書家多秘本先余數十年而收藏者今年已七十外矣知余有同嗜故蹤跡甚密余每購得一書擕以相質有須參考者必往借所藏秘本證之二十年來可謂同志之友矣向時尚有抱沖壽階今兩君皆先後下世雖周文與余一老一艾孜孜於故紙堆中尋活計可喜亦可憂也其所贈適及是書者先是西屏家有劉長卿劉禹錫集皆宋刻殘本皆有翰林國史院官書印爲余所得故以此歸余俾散者復聚且稔知余所藏孟浩然集孟東野集皆與此本同一板式今又得此唐集宋刻又多一種可見好書之心在書得其所不論獨有爲秘也余之跋此非第感朋友贈遺之厚且以誌書籍彙聚之難後之得是書者幸勿以其不全而忽之壬申

六月十有八日百宋一廛主人黃丕烈識　卷一至卷五全目錄存五葉第六卷後目錄劃去統計四十七葉　年來生計日拙力不足以副書所藏珍祕大半散失二孟集之一全一缺同此翰林國史院官書已歸他所今所存惟此原出西屏家之三種矣香巖與余雖皆日就老耄而處境亦略似故不無散失焉聚亾必散理或然與書此自慰戊寅元旦復翁識　己卯秋重展其去香巖殁已五月餘矣并記

同賀詩集一卷宋刻本

甲辰冬十月耿菴借鈔重校　康熙乙酉十二月感寒在告手校焯　丙戌秋夕得毛扆孫影鈔宋本又校是冬得王伯谷所藏書棚本又校改正一字　嘉慶戊辰秋借濂溪坊蔣

氏宋梓周賀詩卽王伯谷所藏書棚本末有義門跋手校一過用墨筆識於下方復翁黄丕烈　書棚本二十行行十八字適十七番甲戌六月又得見顧竹君家舊鈔本對一過與宋刻多同間有異者略識於上方復翁　周賀詩旣得見宋刻本又見宏秀集本可無遺憾然宋本非一校時或有漏落故遇舊鈔又復覆校每葉廿行行十八字與宋本同而序次偶異間有異字而注云某一作某其所云一作者皆與宋本同則此舊鈔本行款雖同非卽向所校宋本錄出耶校舊鈔畢并記復翁以上在卷末　周賀集以宋刻手校　蕘翁新得毛子晉跋手編清塞詩集二卷本重檢及此補記辛未莫秋

周賀初爲僧名清塞其詩荷澤李龔和父編入唐僧宏秀集

余家藏有宋刻以上在冊面

清塞詩二卷校明鈔本

此周賀詩也少年爲僧號清塞與無可齊名寶歷間姚合爲杭州讀其哭僧詩云凍髭亡夜剃遺偈病中書擊節歎賞加以冠巾字南鄉坊間清塞周賀離爲二集篇章互混其留辭姚郎中至送僧四十五首乃荷澤李和父編入唐僧宏秀集中者也因汰其重複又編四十五首釐爲上下卷仍其舊名余嘗謂詩禪古稱韻品惟唐時鉅公輒欲其反初不知何意如韓昌黎亦欲冠巾觀靈二老既見觀霜髭種種爲之潸然惜其無及先輩謂其善戲謔兮不爲虐兮猶乎否耶隱湖毛晉跋

清塞詩宋刻在李和父所編唐僧宏秀集中周賀詩

宋刻自有書棚本在見藏濂溪坊蔣氏余曾借校於舊鈔本上此冊出自毛子晉以意竄定非其舊也吾友陶公因係子晉手跋本歸余余亦以汲古閣重之適聞思菴主昆峯上人處有武林梵天寺賜紫沙門法欽編唐宋高僧詩集有元祐元年楊無爲敘者舊刻本遂手校異字於每首上方以資考證且此書雖子晉亦未見過曾於其家刻宏秀集中跋語及之則余所見不差廣於子晉耶書此誌喜辛未小春二十日復翁記均在末卷後

碧雲集三卷校宋本

道光三年癸未春送考玉峯於骨董鋪獲宋刻唐人碧雲集李羣玉詩集諸名家皆有藏書圖記惟汲古毛氏獨無知毛

未藏過故入唐人集所刊碧雲集卻非宋本因問諸湖估適有入唐人殘本此集尚全歸家後校閱一次殊有異處所缺俱據補差喜余收藏之廣勝於汲古也蕘夫記　李有中集二卷晁氏曰南唐李有中嘗為新塗令與水部郎中孟賓於善賓於稱其詩如方干賈島之徒賓于晉天福中進士也有中集中有贈韓張徐三舍人詩韓乃熙載張乃洎徐乃鉉也春月詩云乾坤一夕雨草木萬方春頗佳他皆稱是　七月下澣湖估以毛子晉舊藏墨格竹紙鈔本示余方曉毛所據以入刻者乃元本也上有元本二字印知之朱筆墨筆子晉手書復校一過與宋合而刻否者識之蕘夫又記均在末卷後

碧雲集三卷毛鈔本

予見毛刻碧雲集多闕文及見宋刻初不解毛氏何以有闕適坊友以毛藏舊鈔來始知毛刻據元本故所闕如此鈔本中多子晉手校字可與宋本並儲古香古色益動人珍重前賢手跡之意丕烈

李羣玉詩集三卷後集五卷　校明鈔本

崇禎三年庚午八月從安愚道人鈔本手錄二十二日晚完震澤葉奕　大凡書籍安得盡有宋刻而讀之無宋刻則舊鈔貴矣舊鈔而出自名家所藏則尤貴矣即如李羣玉集予藏舊鈔本有三本一葉氏鈔本一馮氏鈔本一毛氏鈔本向因未見宋刻就此三本核之如馮本較勝因有缺處獨全出去年新得宋本二李一爲碧雲一爲羣玉卻未經與諸家鈔

本相勘近因常熟友人屬爲影鈔遂取諸本讐校始知葉本行款與宋刻合上中下三卷目錄及卷中詩大段相近惟後集五卷宋刻無目錄諸本皆有之方疑宋本之缺爲憾及取葉本相校迥非宋刻可比卷中之詩不可信則目錄尤不可信莫如宋刻之無目錄者爲存其真也且馮氏兩本似出一源而此後集之詩又似與宋刻近與葉本又異即目錄馮毛二本亦與葉本異總之未見宋刻諸家各爲異同無可適從今校宋刻於葉本上一存其真雖宋刻亦有訛舛處就目驗云然是非又在善讀者自能辨之耳所異毛刻諸書動輒與藏本互異即如入唐人集中本以意分體統三卷及後集五卷一例排次硬分爲三卷俾人不知就裏好古者固當如是

耶我真極不可解矣甲申仲春老蕘　予校李羣玉用宋刻爲主此葉鈔行款同宋刻故校宋刻於此本上前跋已詳茲復用馮鈔本參之毛鈔本卽出於馮稍有異者當經後人校過也但如王內人琵琶引末缺文不知毛鈔何據校補未知所自出不敢輕信又有清明日一題宋刻及諸本皆如是惟馮毛於卷中作重陽而目錄仍作清明似鈔者見詩知通首皆是重陽故以意改清明作重陽而目錄不改者原作清明未及見詩不知清明之爲非也自是宋刻外惟此校本爲最詳備其不用毛刻入唐人集中之李文山集入校勘者蓋毛旣未詳所自出尤多文理不通之處有據與否不得而知故非所取也春分後一日覆校訖記於百宋一廛之北窗玻璃

窗下時雖仲春連日之寒不減隆冬予衰老畏寒未可啟曙借明窗一二尺許消我一覺日間殊自覺其無聊也老蕘在均未是炎

李羣玉集三卷後集五卷宋刻本

余家向藏舊鈔本李羣玉集有三本未知何本爲善及得宋刻此集知葉鈔最近蓋行款同也若毛刻李文山詩集迥然不同曾取宋刻校毛刻其異不可勝記且其謬不可勝言信知宋刻之佳矣毛刻非出宋刻本故以體分統前後集併爲三卷或以意改之抑別有本七言律羨三首七言絕羨一首宋刻皆無之五言古詩二十四韻一首末有缺宋刻及鈔俱有而毛刻獨注云缺則所據必別有本矣丕烈

李羣玉方千詩集 舊鈔本

李羣玉方千詩集合裝者余家向有一本係空居閣舊藏刻有書賈持此册來亦李方合裝而二集後墨筆題識多同想同出一源此則汲古舊藏審其字跡似毛本後於馮本也初得見是書時以馮本對勘鈔無異字惟此本方集多汲古孫被萬跋語知取黑格條鈔本及東山席氏刻本一爲校勘者然其意以黑格爲不足據而席氏刻余又以爲在舊鈔後不應據刻改鈔故遂置之及書賈持去偶閱讀書敏求記云元英先生家集十卷此云元英者避宋諱也集中贈美人七言長句四首今本爲俗子芟去得此始補全之方歎讀書未遍致失善本急令書賈持回出重資購而並儲焉稍補余過嘉

慶癸酉三月晦日復翁識均在末卷後　道光辛巳冬見黑格條
鈔本有子晉跋語即是分授綏萬之本也價昂未收聞是香
嚴藏本復翁記

元英先生詩集十卷校明影宋鈔本

崇禎戊辰年十六月馮氏空居閣閱　此卷雖鈔錄草率然尚
是先王父遺書分授口弟者予亦分得一黑格條鈔本並頗
有異同並校一過歲在甲午日唯長至汲古孫綏萬識　乙
未春正二十有五日風雨扃戶出東山席氏刻本細增一過
增訂如右　席氏刻本與墨筆鈔本同當是原文右增刪數
字依家藏墨格條本訂入　汲古後人毛綏萬以黑格本及
席刻本校此案但用紅筆使讀者莫辨何本之爲黑格何本

之爲席刻且所校席刻有未盡者得此本後遂向坊間所得席刻悉爲校出席刻不分體并多詩七首在毛校未補外因並錄之此本黃筆皆席刻也是本間有善於席刻之詩題首無某卷某首是也癸酉五月小晦日校畢識時農人望雨甚切天雖蒸潤未知能大雨時行否復翁　席刻有與原鈔本不同者鈔如右有爲紅筆校改之處仍照席刻校上所以專存席刻面目也均在卷首傳後

孫可之文集十卷 校宋本

孫可之集除毛氏刊入三唐人集中世無刻本子晉跋云其集十卷乃震澤王守溪先生從內閣錄出者亦未識內閣之本或刻或鈔惜無明文耳余友顧抱沖得舉書於華陽橋顧

聽玉家中有宋刻孫可之文集者首尾完善信稱善本客歲借歸至新春歲事粗畢始竭一日之力手爲對勘宋本實有勝於毛刻者知內閣本非宋刻也卷中第二第三宋本與毛本互易自當以所見宋刻爲是宋刻亦有譌脫處所謂無心之錯有紅筆校正悉與毛刻合知錯處自可悟會耳可之文全得力於退之觀其復佛寺奏彷佛諫迎佛骨表學有淵源卽此可見其大矣大清嘉慶元年正月元夕前一日燈下書於養恬軒之北窗棘人黃丕烈　此書從東城顧氏得來內有紅筆圈點并評語未知誰氏筆今校宋刻悉用墨筆後之閱者可知表異矣蕘圃氏又識　嘉慶庚申春中從耶文同年友借明崇禎時所刻經緯集十卷比毛刻敘次適同然其

間竟有與宋刻合者可知書舊一日佳處必有內載王守溪序謂正德丁丑授戶部主事白水王君直夫已刻則正德時自有刻本何毛氏竟未及見且并未及見崇禎時刻也書此以誌博聞丕烈　辛酉冬日偶至南倉橋書坊見有殘帙半冊閱之知爲孫可之文而震澤王守溪刻者行款字行與宋本大約相同以百餘錢得之攜歸取勘校宋本十有八九之合始信正德本亦從宋刻本出也誌之以見書之源流有自愈得徵信於後云蕘圃又識　甲子三月得一守溪本全帙爲吳枚菴家書賬日當臨校宋本一過蕘圃　乙丑冬十月於書坊見守溪刻孫可之集又有崇禎烏程閔齋伋刻劉蛻集孫樵集劉云拾遺孫云職方此又向所未經見之本也可

知不忠無人刻特傳之未廣遂不知耳因並儲之而著其集之刻在崇禎時刻者不止有經緯集之名而又有職方集之名也丕烈均在末卷後

甫里先生文集二十卷鈔校本

周丈香巖云許丹臣為葉九來婿故藏書具有淵源余所見五硯樓藏劉子亦其藏書也此冊中所有記語皆其手筆其云先中翰刊於萬歷癸卯夏者即所謂明代第二刻也許以第二刻校此鈔本故云少二序碑銘郡志姑蘇志五篇也其云二序者或即第一刻陸錢及嚴景和云碑銘者必宋胡宿甫里先生碑銘也茲係舊鈔宜乎其無之也復翁記　參校成化時覆本葉在首　序目至卷六十三日往西山在舟中校

舟行欹側筆勢歪斜手校幾不成字十五晚歸十六酬應一日至十七日始校此卷七至卷十一時因山行遇風頭中作痛幾不能枷項殊為困苦聊藉校勘以破寂寥小春望後二日復翁 在卷十一後

卷七至十九并卷尾葉跋二十晨起始校幾條十八九日作輟未能悉心校勘也復翁記 在卷二十後

笠澤松陵二集世多傳本惟此甫里先生文集向所未見四庫全書中有之提要云明有二刻俱未得遇茲遇其葉茵輯本之原者何以辨之蓋因得見嚴景和刻本而知之也嚴刻藏香嚴書屋余假之以補茲本二十卷之缺因手校一過嚴本覆刻自較葉稿原本為遜時有一二佳處反為妄人改去川如卷十二中且將絲綷繫蘭舟嚴刻改綷為線檢字書綷

與緒通引舟箋也則非字義自佳改爲綫殊無理此其遜處
也舉一可以例其餘唯是葉輯本已屬鈔寫或因葉誤或因
原刻模黏遂致多訛此又可以嚴刻正之者也故手校時是
非俱載其異字讀者臨時自辨之可耳甫里先生云值本卽
校其斯之謂歟復翁在卷二十後 嘉慶甲戌初冬新收舊鈔唐
甫里先生文集係寶祐時葉茵輯本惜缺第二十卷雖屬附
錄究非全書因從周丈香嚴處借得成化時崑山嚴景和覆
本行款雖不同卻可補全遂輟一日工手影足之計書八葉
幾及三千字余憚鈔錄書帙遇補缺時亦錄之久未爲此手
腕欲脫矣錄畢記十月十有一日復翁燒燭書 此書鈔補
畢卽付裝池奈工人事冗不及料理此種書籍益近時風氣

非特書籍價昂即裝潢書籍亦費大也雖計以重直而遷延歲月擇其尤急者爲之故付諸裝潢其書有不易得見者此番裝畢在乙亥秋杪亦可爲遲矣復翁記（在補鈔後）

唐求詩集一卷 宋本

泰興季振宜滄葦氏珍藏　此宋刻唐求詩集與宋刻茅亭客話同得於友人顧千里所云是桐鄉金誘嚴家物而散入他人手者也從前諸藏書家目錄不多見惟延令季氏書目於唐詩八家條下列其名今卷中有季振宜字詵兮號滄葦一印季振宜藏書印又有泰興季振宜滄葦氏珍藏圖書一行其卽延令季氏書目中物無疑卷端有長方印甚古惜其文莫辨似三字僅末山字可識此外如危氏大樸與之印陶

盧顧湄之印共四印皆表表可見惟紫薇館印不知誰氏通卷僅八葉而收藏自元明以來皆知寶貴宜其珍秘若斯余檢書錄解題載唐求詩一卷云唐唐求撰與顧非熊同時藝文志不載又檢茅亭詩話卷第三有味江山人一條即論唐求事愛影寫宋板二十六行附於此集後非但可以考見其事跡且所載詩與集閒有異同可以辨證則此集之與茅亭客話必借來者豈非奇之又奇乎嘉慶癸亥七月白露後一日蕘翁黃丕烈書於百宋一廛　越日余友洞庭鈕非石過訪出示此書云長方印文是鹿頂山三字記以俟考　士禮居命工重裝　十一月朔往候海鹽友人張芑塘芑塘亦愛素好古年已七旬所見古書甚多與長塘鮑渌飲相友善於

數年前曾得楊振武家書籍內有宋刊唐求詩集添飲易去未知今歸何處因余所好收爲宋本故爾談及而不知此書之已爲余有也歸而筆諸是集之副葉以見古書源流有不期而相爲印證者蕘翁均在卷末　楊紹和案此本與韋蘇州集同一行式皆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刊行亦謂書棚本是也

甲乙集十卷　宋刻本

泰興季振宜滄葦氏珍藏　去歲顧澗蘋秋試歸余言有宋版羅昭諫甲乙集惜去遲爲他人得去心甚怏怏旣而坊間人自金陵歸者告余顛末蓋是書在委巷骨董鋪嘉定瞿木夫往觀之需四兩銀未能決其爲宋刻且欲俟澗蘋去一決之故遲之未得也有顧某者在席氏掃葉山房作夥素不識

古書聞白堤錢聽默在彼急取是書相質聽默本老眼性又直曰此等宋板書何待看耶顧某狂喜即持銀易歸并欲聽默定價聽默估以數金顧某頗不愜意以爲宋板書天壤希有我從未買過今幸得之非重直不肯售遂居奇雖欲索觀必親自解包一展卷而已什襲藏之直視此書爲至寶矣余所存惟舊刻羅集亦有一本惜止四卷并無目故聞有十卷本欲蓄之以爲全璧也議價至一斤金牢不可破時余方北行未成交易頃自都門旋里問坊間人知尚未銷如願償之而全書始獲至寶之說竟與少見者同病夫亦可笑已因思甲寅秋同年蔣賓嵎曾在金陵得宋本孟東野集贈余爲季滄葦安麓村所藏今觀是書圖章正同兩書同出一源而散

失不知何時今復俱歸插架翰墨因緣何其深與卷首有文
太清漁洋山人兩家圖章余所藏書未之見更足以罕見珍
蔵特表出之至於十卷本毛刻亦然然字句不盡合諒未見
宋刻廬山真面目當以此爲最耳嘉慶辛酉夏六月望前一
日揮汗書黃丕烈　癸亥夏五月望日重展讀於新居縣橋
之百宋一廛中并取四卷殘宋本展對一過彼印本差後紙
背有至正十一年字蓋元印也舊藏毛氏汲古閣與席玉照
家未知渠兩家收藏時尚全否卷中墨釘多同間有舊人校
補字各書於上方可謂慎重矣就所補者錄於此以備參攷
知卷二〔金陵夜泊〕冷煙輕下作霧字〔湘南春日懷古〕蒼下作花野樹礙字〔別池陽所居雨夜〕老農下作傷字〔送內史周大夫自杭州朝真〕三變下作殿字〔織〕一片綠蘿下作反絳綃字卷三〔重過隨州故兵部李侍郎恩知

詞律長句同高論詞牙字上作花字卷四姑蘇臺高奈何開基日上作臺字共七處未知所據

是何本就字跡論之當在毛斧季家收藏前殘刻已照此本

影寫補全他日或與友人易去未必久留我前時說記梗概

於此蕘翁識

讀書五卷 鈔本

海甯吳君槎客因吳江楊進士慧樓有言聞吳興書賈云吳
門藏書家見有全帙尚願宛轉借鈔故託其同邑陳仲魚向
余借鈔其實余無此書遂謝之此乙丑春事也後余從書肆
果得吳枚菴鈔本有前四卷可補吳槎客本急寓書仲魚取
槎客原本五卷相質證實較枚菴本多所裨益而前四卷復
爲余所得枚菴鈔本足之爰倩鈔胥鈔此以寄他日可語慧

棲俾遂宛轉借鈔之願云嘉慶丙寅正月十一日黃丕烈識

張蠙集□卷 校舊鈔本

蠙字象文清河人也乾甯二年趙觀文榜進士及第釋褐爲校書郎調櫟陽尉遷犀浦令僞蜀王建開國拜膳部員外郎後爲金堂令王衍與徐后遊大慈寺見壁間題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愛賞久之問誰作左右以蠙對因給禮令以詩進蠙上二篇衍尤待重將召掌制誥朱光嗣以其輕傲駙馬宜疏之止賜白金千兩而已蠙生而秀穎幼能爲詩登單于臺有白日地中出黃河天上來句由是知名初以家貧累下第留滯長安賦詩月裏路從何處上江邊身自幾時歸十年九陌寒風夜夢掃蘆花絮客衣主司知爲非濫成

名餘詩皆佳各有意度過人遠矣詩集二卷今傳右錄日本刻唐才子傳一則見第十卷　睡早曉不寐涼新晨更宜挑燈還獨坐展卷且吟詩細雨閒空滴狂風任亂吹旱荒雖可慮我自作書癡甲戌六月亢旱之至近有江湖人謝姓當道延之祈雨自斯人登臺作法風雲際會而雨獨微熱去涼生頗宜讀書因賦此復翁以上在卷首　甲戌六月聞顧竹君家遺書散出有舊鈔唐人小集數十種在友人處因尋跡獲見遂借歸錄其目內余家所無者一二種而已此集向無舊刻覆校卷中墨校出於耿菴朱校出於義門並多以意改正茲取顧本校之大有佳處識於上下方用小圈記出者顧本所獨似較勝也復翁　顧本廿行十八字當即書棚本蓋余所見

宋刻唐人小集皆如是也（在卷末）張蠙集以舊鈔本校甲戌六月十有二日（在冊面）

朱慶餘詩集　卷（宋刻本）

本與季振宜滄葦氏珍藏（在卷末）

此唐人朱慶餘詩集目錄二葉詩三十四葉宋刻之極精者余以番錢十圓易諸五柳居初書主人有札來云尊藏書棚本朱慶餘集有否有人託售價貲余細訂其往觀是日肩輿出金閶過而訪焉見案頭有紅綢包知必是書在其中故鄭重若斯攜歸與舊藏鈔本勘之雖行款相同總不及宋刻之真席氏百家唐詩本更無論矣嘉慶癸亥閏二月蕘翁記　余所藏鈔本有二一爲舊鈔本而崇禎年間葉奕校者一爲柳大中鈔本而爲毛豹孫

校者葉所據校謂出於柳氏原本悉用朱筆校正然余以柳氏原本核之實多不合未知葉之紅筆又何據也柳本有何義門手校字如送陳標云滿酌歡僮僕相隨郎馬歸何校歡六勸郎爲郎宋刻不如是也舊鈔本有葉校字如看潯云風何鴨口玉葉校鴨口玉爲翻前駐朱刻亦不如是也惟兩鈔本多空字而此宋刻半有填補之字余以宋刻本羅昭諫甲乙集證之知所空者皆墨釘妄人不知謬以意補去其墨釘耳从前影寫所據本猶是墨釘故兩本空字皆合宋刻補字質者細辨之便可得其作僞之跡至於席刻何葉所校蓋入行間諺云火棗兒糕非目覩諸家藏本烏能一討其是非耶義翁　張文通似是吳江人復社中名彥也余家藏其手札

文通乃與金孝章者癸未三月晦日蕘翁出宋刻朱慶餘詩集相質見卷首有文通圖記因附識冊尾亦足爲是書珍重也萇生瞿中溶觀

宗玄先生文集三卷 校鈔本

嘉慶丁卯借袁氏五硯樓明刻道藏本手校略有異同也復翁在卷首 乾隆甲辰重九吳琵鳳借江藩道藏本錄於求我齋中嘉慶乙亥轉從蕘圃借鈔在末卷後

浣花集十卷 宋刻本

此殘宋刻本浣花集四至十卷余友陸子東蘿以青蚨一分得諸閶門外上塘街冷攤特爲持贈余者東蘿初不知爲宋刻本但云有舊人圖書蕘陽生欲就君質之余曰此人余所

知之余將爲言其詳及觀後一無名氏跋而益信余所知之
人也近因上津橋葉氏將刊其先世天士所著本事方釋義
向余借棠刊許學士本事方因相往還登眉壽堂見爲號有
陽生道兄詢悉陽生卽天士之父素精於醫曾治范伏巷太
史初生時無穀道一證此書所鈐印卽其人也末跋語云某
因病久嗽不愈以此償藥直知向時醫家脈藥相延故云以
此償藥直也是書破爛不堪命工粗加整理裝成攜示葉氏
後裔人丰帆輩各幡陽生手批醫書皆云跋語字跡實係陽
生公書而康熙乙卯三月去陽生辭世之年庚申向有六載
此跋洵不誣也裔人云陽生公與汪鈍翁有唱酬之作蓋精
于詩者一書之微多取印證余喜而筆諸卷端復翁　余濊

韋莊浣花集向有二本一爲黑格精鈔本一爲藍格舊鈔本
一爲毛氏影鈔宋本三者之中影鈔爲上然得此殘宋刻證
之則又在影鈔者上矣蓋書以古刻爲第一一字一句之誤
猶可諦視版刻審其誤之由來影鈔則已非廬山真面目矧
其爲泛泛傳鈔者乎故余佞宋雖殘鱗片甲亦在珍藏勿以
不全忽之此冊前缺序目及首三卷若就影鈔本補全誠爲
兩美然業無宋刻即影鈔已失其真故仍願離之則兩美也
欲卒讀者有影鈔本在取而觀之可耳甲戌六月六日復翁
補書於第九卷尾以此半葉係裝時補綴非宋版本有雖次
之無傷　余家向藏毛氏影宋本浣花集在唐人諸集中取
對此此實宋版卷中徵禎玄樹避此四字而玄樹有不盡避

者宋版時或有此余初付裝見者或疑此刻之非宋而妄笑余佞宋之太甚所信未必真然裝成同人傳觀藏書家如周香嚴賞鑒家如陶朗軒皆以余言爲信則誠可信矣佞宋何嘗佞哉　昔何義門學士跋宋刊許渾丁卯集云惜板刻糊塗幸得毛豹孫影寫宋本一一補其缺失差異於不知而妄作者今余收浣花集失其序目及首三卷亦賴影宋本補全即守義門之意也宋刻出自陸東蘿所贈此屬東蘿影鈔蓋是書始終成於東蘿云丁卯季夏裝復翁記

唐女郎魚玄機詩一卷 宋刻本

唐女道士魚玄機詩集陳氏書錄解題載其名其書則世未之聞也癸亥閏餘之月五柳主人以書棚本朱慶餘詩集易

余番錢十圓而去謂是蘭陵繆氏物且聞其家多宋刻小種
昔善本惜遲遲散出大都為居奇計余亦利其有故于其始
出也不惜以重直購之既而五柳主人云有魚玄機集亦宋
本也余聞其名急欲一覩適五柳主人出弔海甯遷延不獲
見所謂魚玄機者方悵然若有所失忽從他處遇之師此唐
女郎魚玄機詩集也書廑十二葉耳索白銀八金惜錢之癖
與惜書之癖交戰而不能決稽留者數日矣至是始許以五
番售余可云快甚而後乃今百宋一廛又添一名書好事之
譏余竊自哂此集無別本可對偶取洪邁唐人絕句韋穀才
調集本證之題句亦互異蓋洪韋本俱宋刻而彼有不同於
此者可知宋時亦非一本烏能執而同之耶遂用別紙條載

其後是本出項墨林家尤為可寶朱承爵字子儋據列朝詩集小傳知為江陰人世傳有以愛妾換宋刻漢書事其人亦好事之尤者唐女郎何幸而為其所珍重若斯沈勁寒不知何許人茶僊一印更不知其姓與名俟博訪之嘉慶八年三月望春盡日挑鐙讀畢書黃丕烈　茶僊一印是義門先生圖章辛未仲冬獲觀因附誌於此

王黃州小畜集六十二卷校宋舊鈔本

余得宋刻補鈔本王黃州小畜集適挈眷赴杭州中攜以破寂手為校勘道光元年三月七日蕘圃記　是本鈔手亦舊分為六十二卷不知何本內有注一作某者往往與宋刻本合然字句間亦偶有羨者決非一本矣此校本未能悉照宋

刻面目如卷端之總目每卷之子目未及一一更正聊記梗概而已補鈔亦據照錄宋本寫入時有筆誤茲亦校其與此鈔異者四月十日又記均在卷首序後　是本向有舊人校字用片紙黏於每字之旁脫落過半茲就其有者表於拙校之前無可附麗者仍夾入卷內有一夾籤亦存之蕘夫　余少時得元之詩文數篇讀而善之銳欲見其全集徧覓不可得既知有板梓於黃州託其州人覓之又不得去歲入長安從相國棻進卿先生借得內府鈔宋本疾讀數過甚快因鈔而藏之今學為詩者未能窺見此老藩籬而動彈射宋人至不遺餘力此與以耳食者何以異悲夫萬歷庚戌三月望日晉安後學謝肇淛敬跋　汲古閣秘本書目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

八本影宋板鈔本十八卷別葉有東澗朱筆字二十三卷有趙清常題識又有東澗朱筆字在副葉記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文章四兩八錢讀書敏求記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黃州契勘小畜集文章典雅有益後學舊本計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八字紹興十七年申明雕造開板之不苟如此是本後有嘉靖乙丑岳西道人復初跋語藏於栩栩齋均在末卷後

小畜集三十卷補鈔宋本

去冬聞坊友傳言云有宋刻王黃州小畜集流傳郡中既而遇諸冷攤果宋刻其缺者皆吾研齋補鈔不知誰何也末有謝肇淛跋亦未知果為其手跡抑係傳錄存之物主居奇議直未能收得目雖遇心未忘頃又念及遂重索觀見卷中遇

留字皆缺最後一畫以呂無黨手鈔他書證之寫留字作畱疑出呂氏鈔也余家藏有鈔本硬分三十卷爲六十二以沈虞卿後序居前失去前之自序并無後之牒文官銜則鈔本之不如宋刻遠甚明代並無刊本故傳録亦鮮昔漁洋山人曾見估人攜來一本卒以未得爲憾余故勉力購此全書四百餘葉宋刻居三之一古色古香不礙爲斷珪殘璧交易既成書友云徧示郡中諸收藏家未識此書何以尊貴都不欲收今君得此如護頭目請問其詳余應之曰書必宋刻方敢信宋刻雖不全據謝跋知鈔補亦出宋本前人斷不誑語晷取舊藏鈔本對勘字句實有勝處豈以鈔補爲瑕之掩瑜耶宋刻本有野竹家吳郡沈文沈辨之各印鈔補本有惠我小

紅豆兩方印明與　國朝是書舊在吾郡人弓人得欣幸何
如其餘恥齋光輪等印皆不可考矣俟與吾硏齋名徐訪之
道光紀元之三月三日又爲寒食蕘翁燒燭書　書前跋舉
復檢汲古閣書目知所藏係影宋鈔本以有東澗及趙清常
筆跡故表之則余今所得本有沈辨之及惠定宇諸家印者
不亦當珍重耶至於宋刻之有三分之一又堪以傚汲古閣
矣附記一笑蕘夫　余信此書爲呂無黨手鈔以他書證之
始知之其板心吾硏齋補鈔向未知此齋爲何人齋名後晤
江鐵君舉此問之爲余言其詳乃知卽無黨之齋名也因有
吾硏齋小照故知之復舉卷中光輪恥齋等印詢之云光輪
乃晚村原名恥齋似亦其號也已所不知而人知之學之所

以貴乎問也後生輩宜三復斯言四月十日復記　余既得此宋刻補鈔本因手校一過余向所藏鈔本詒一本作某者往往與宋刻合而余友收得吳枚菴校鈔本在乾隆二年晉中刻本上其行款與宋刻同云亦出宋刻惜更謬誤當是刻時妄改耳吳校所舉鈔本云出自盧召弓亦未必盡可據也余友有張君訒菴者讐校書甚精審復借此本去校還書札云補鈔卷中亦有脫衍譌字惜鈔之者未精詳也人苦不知足得見宋刻殘本又惜其不完爲遺恨不知天壤間尚有完本存留否耶粱削二字簽出在第七冊牋啓中似作濡毫筆削之意疑與本事不合王元之引用書典頗有誤處枚菴校本已駁正兩條恐不止於此也云云我輩鈔書苦心同此愛

惜近日故交零落講究藏書者絕無其人訒菴幾爲碩果之存故載其言以寄慨云端午日間窗蕘夫識

西湖林和靖先生詩集四卷 校宋本

此集爲匏菴相國所藏標題尚公手跡也嘉靖戊申春友人禮部陸君子傳購得之間以遺余其雅意不敢當漫識卷末隆池山樵彭年書於寒綠堂 林和靖先生詩集余向於郡故藏書家得一鈔本云是顧云美手鈔已珍藏之矣復海鹽友人攜一刻本來取校鈔本字句之間實多是正於鈔本外增多七言律詩六首號晉秀才以七言四韻傳爲寄輒敢酬相推采覽壽陽城南寫望懷歷陽故友至梁峽口懷朱嚴從事之官嶺外兩夕次於此西梁山下泊船懷潤州果上人春日懷歷陽後園遊兼寄宣城天使松思之聲上人洵善本也物主需直四金余因其書尚是明刻未必有

此重價姑置之今夏六月陶五柳主人覯一舊本於余前豔稱之曰此書在買胥董人沈鴻紹處非貴直不售也且未有彭隆池跋沈益珍之屬五柳主人代購越日以書來展卷視之古色黝然此本紙白而字大與海鹽本之紙黃而字小迥異然其爲明刻則同復取以校鈔本則海鹽本是正之處都與此刻合而七律中又增多一首和酬泉南陳賢良高見贈其餘如閔師見寫云云已下三首鈔本在卷一後而此在補遺中病中二首鈔本在卷二後而此在卷三中是所据本異也顧鈔本又卷首多序一首補遺中多題草詞一首此皆無之序或脫落而詞或詩集所本無特後人掇拾所存耳再鈔本卷一末有小注云有佳句云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考失全篇十八

字更足以見鈔本所自大抵傳錄之本不及此刻本之可信矣刻本有紹興時人題識其來當有原委素稔故人顧抱沖有殘宋本擬從其弟東京借來一爲校勘云嘉慶丁巳閏六月朔日書於讀未見書齋黃丕烈　閏六月三日東京以其仲氏遺書慨然見借余於四日竭一日之力校畢惜宋本殘缺不全已遭剜補惟梅序完好餘詩三十一葉首題曰和靖先生詩集上次行空二格標目古詩列五言四首後接律詩標目以後五言七言不復分體共約一百五十餘首雖非完璧其所有者勝於此刻多矣予檢宋史藝文志稱林逋詩七卷又詩二卷文獻通考則云林和靖詩三卷西湖紀逸一卷今宋本卷首及版心皆云和靖先生詩集上上字係修改者

其下半一晝向係原刻字痕其爲一爲二爲三未敢定也姑著所擬於此蕘圃　殘宋本後有吾家子羽跋備述源流并著殘缺獨存之故天下佳物原不必完善而始獲珍秘然能賞識者世有幾人不隨所藏之書而盡散者正以不知己而始獲知己也予於林集搜訪幾年即有名鈔舊刻總非本書面目今見宋刻雖日殘缺然以古詩律詩分而五言七言不復分析皆是古人編集舊例存此亦庶幾見古意爾丕烈殘宋本余屬塾師顧澗蘋影摹一本藏諸士禮居中可與此本相參考云蕘圃均在卷後

和靖先生詩集不分卷影宋精鈔本

和靖集余向購之於武林徐門子舖中後歸壺均壺均身後

藏書散盡此冊以殘缺獨存戊子夏趙昭攜過溼上因復留之如異鄉之見故人也攝六黃翼　林和靖先生詩僅見明刻本四卷者爲最古（余所藏爲姚江陳埶編次本盧抱經羣書拾補云明正統八年餘姚陳埶惟咸刻本則余所藏卽明正統本）故人顧抱沖有殘宋本實希世珍也今夏從抱沖弟東京借歸手校其異同於明本上覺宋刻之妙雖殘缺而獲益滋多適抱沖從弟澗蘋爲余家塾師謂余曰此種書世不多有當錄一副本存諸士禮居中未始非爲此書廣其傳也且抱沖已故其書不常寓目今得副本展玩不如見故人耶余感其言卽倩澗蘋用舊紙手自影摹自題籤至跋語共三十四葉與抱沖本無纖毫之異恐汲古精鈔無以過是矣宋刻和靖先生詩下俱有上字似剗補而描寫者其每

葉排次數目亦非本真故均未寫入余按文獻通考云林和靖詩三卷今宋刻上字係修改然下一畫尚係原刻其爲一爲二爲三俱未可知故并著其原委以告後之讀是書者嘉慶歲在丁巳季秋月四日黃丕烈書於讀未見書齋　嘉慶丁卯夏四月二十有八日偶檢及此其去鈔書之日已歷十載矣回憶抱沖之歿在丁巳四月近因其弟東京徙居往賀焉抱沖之長子阿和出見嶄然頭角已成人問其遺書尚扃閉櫥中今其子年漸長庶幾能讀父書乎而余以父執老友或可藉寓目亦未可知書此誌喜復翁 均在冊末

林和靖集四卷 宋刻本

此故人顧抱沖遺書也抱沖在日未及請觀今夏間得一陳

賁刻本因從其弟東京借歸讐勘余愛其楮墨精妙刻鏤分明雖非完書亦是秘本遂屬伊從弟渭賁影摹一本留諸士禮居中以為見書如見故人也還書之日聊坿數語於尾藉以明余之不欺死友云嘉慶二年丁巳秋重陽後三日蕘圃黄丕烈識

鉅鹿東觀集十卷 宋刻本 缺四五六三卷

余向於顧抱沖處見有宋刻魏野鉅鹿東觀集擬假錄而苦無鈔胥可以任其事者遂未之假今茲冬仲晦日偶至郡廟前五柳書居案頭有鈔本鉅鹿東觀集云是收來者因得之鈔手不甚俗惜紙皺難以展讀命工重裝而假抱沖宋刻本對勘一過訛字頼正頗多宋刻闕四五六卷係鈔補未知與

宋刻合否亦一憾也宋刻本爲曹潔躬物後以貽我郡陸其清此見諸陸其清收藏書目今抱沖得於東城華陽橋顧聽玉家蓋古書源流固不可沒云乾隆乙卯十二月中澣三日棘人黃丕烈

尹河南集九卷附錄一卷 校舊鈔本

以上九卷幷附錄一卷亦傳青芝山堂本與舊鈔同出一手故差誤特多茲用盧學士本校定之時戊戌冬至後二日漫士　甲子五月從師德堂收得此本取對舊鈔本正彼訛脫特多可見校本自不可廢倘有宋刻出未知相勘又何如矣蕘翁黃丕烈識　甲戌夏初友人從都中歸塗過滋陽獲其縣令陳貞白所刊尹河南集轉以贈余貞白吳中名士也由

縣佐得知縣頗著循聲仕優則學流布古書勝於犛金以歸但爲求田問舍計者多矣

温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八十卷 宋刊本

嘉慶丁巳夏杭州書友以宋刻温國公文正司馬公文集介郡城學餘堂書肆示余余取與案頭所貯鈔本相對其標題司馬太師温國文正公傳家集已與此不合而序文節去首尾并誤劉嶠爲劉隨不知其何本也至于年號官銜槩從闕略傳考古者益無依據是可慨已是刻序文一一完善次列進司馬温公文集表一篇分卷序次離合先後多有不同偶取校勘雖文義未甚齟齬而一字一句總覺舊刻之妙愛不忍釋矣問其直索白金一百六十兩余以價昂一時又無其

資還之旣而思此書爲明初人收藏本卷首表文第一葉末餘紙有朱書一行云洪武丁巳秋八月收八字有小方印一其文云徐達左印有大方印一其文云松雲道人徐良夫藏書卷第八十後空葉有墨書三行云國初吳儒徐松雲先生收藏温公集八十卷缺九卷雍謹鈔補以爲完書云宏治乙丑秋九月望日石湖盧雍謹記則此書本爲吳中藏書不知何時轉入武林而今又重歸合浦此一奇也且松雲收藏在洪武丁巳而此書之來又在嘉慶丁巳其間甲子屢更顯晦亦復幾易此奇之又奇也今雖不能卽得或者遲之又久必俟諸秋八月收以符前賢之轍耶閱月有五學餘主人來云此書出君家徧示郡中藏書者雖皆識爲宋刻然所還之價

有不及無過者昌於前四十之數而益其半乎余重是書之刻在宋爲最初本兼重以徐盧二公之手澤使大弓寶玉育歸魯之日未始非前賢寶呵護之故不惜重資購得之日適在秋八月何巧乃爾爰志顛末以示後之讀是書者見奇書之出造物若有以使之然而聚散既有其地顯晦又有其時豈不異哉讀未見書齋主人黃丕烈識　溫公集八十卷缺九卷雍謹鈔補以爲完書云宏治乙丑秋九月望日石湖盧雍謹記　嘉慶己未冬十一月既望裝此書成夫然而快然大慊于心也蓋余自丁巳八月至今卽付裝潢幾閱二載餘費且倍於得價然其書若有待於余之裝潢而始完善者是書之幸實余之幸也初書裝十四冊破爛特甚買得後驅

蠹魚至數百計且缺葉及無字處每冊俱有乃命工補綴其缺葉皆誤重於他葉之腹其無字者皆漿黏于前後葉之背始悟當時俗工所爲以致不可卒讀苟非精加裝潢全者缺之有者無之不幾使此書多憾耶用著原委以見古書難得卽裝潢亦當煞費苦心也至此本爲宋最初之刻錢竹汀謂余曰宋王深甯撰困學紀聞載温公策字句多與此刻合知深甯所見卽是本也世行本以傳家集爲最古今見此紹興初刻題曰温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則傳家之名非其最初及覩周香嚴所藏舊鈔本亦爲卷八十而標題則曰司馬太師温國文正公傳家集卷末有泉州公使庫印書局淳熙十年正月內印造到云云又有嘉定甲申金華應謙之并有門生

文林郎差充武岡軍軍學教授陳冠雨跋皆云公裔孫出泉
本重刊是傳家又重刊本矣　嘉慶己未十月五日庚寅竹
汀居士錢大昕假觀時年七十有二

注東坡先生詩二卷宋刻殘本存第四十一四十二二卷

注東坡先生詩出吳興施氏吳郡顧氏者宋刻不多見余往
年遊都中見之於翁覃溪先生所即商邱宋中丞得諸吳中
本也書多剝蝕原缺十二卷覃溪愛之甚藏弆之寶名曰蘇
齋誠重其世無二本耳此外有奇零之本未及記所存卷今
藏小讀書堆惟和陶二卷係全部之第四十一四十二卷雖
不全而自可單行香嚴書屋中有之主人亦肯割愛而需直
昂且余謂非商邱本所缺卷不急急購之然往來於懷已三

年矣辛未立冬日榕皐潘丈拉遊天平觀紅葉道出來鳳橋順訪香嚴主人榕丈云聞其有宋刻東坡和陶詩可往借一觀乎余曰言借未必可得吾當詭言得以取之旣見談及是書并與議直竟詳可遂攜之舟中與榕丈欣賞者累日榕丈慫恿余得之余亦以己巳冬新葺陶陶室寶貯宋刻兩陶集而此東坡和陶宋刻亦當並儲以爲宋廛盛事特因力有不足故遲之三年而願未遂茲一旦以旁人借觀之言無意中成之可爲奇事是晩宿吾與菴向菴僧澄谷借商邱新刻施注蘇詩勘之注語竟無一首完全者豈向所收宋刻雖非缺卷而亦多殘損耶抑係妄人之删削耶觀此益信宋刻之可貴蘇齋所藏商邱昔得於吳中者彼猶遜於此矣得之直未

歸得之意已決乘興書此謂三年宿願一旦了之也復翁記

陶詩自杜韓兩鉅公皆有微辭獨東坡推而高之至駕曹鮑李杜之上謂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子朱子出以東坡爲允引其緒發其蘊而千古之評遂定竊惟質而綺者由其意之足也癯而腴者由其神之全也不外求故其意足無內媿故其神全此固[illegible]進乎技者蘇公和作以綺而學質以腴而學癯其超於人也遠矣超於人此其所以猶後於陶也與吾友邗上馬子嶰谷涉江關小玲瓏山館藏古書收得蘇公和陶詩示余憾[illegible]缺注分類刻和陶無注近宋氏刻因綿津先生獲書本少十二卷故和陶注寥寥數行忽得完注宋槧善本讀之欣暢不已儵依此重雕並更正字頭偏旁小舛數處

公之海內以補缺略真藝林一快事吾友其有意乎余雖昏耄猶願佐校讐之役焉　余藏宋刊施注東坡和陶詩四十年以爲宋牧仲先生已鐫版行世視爲尋常習見之書雖宋刻而不甚珍重偶閱下相徐畫堂先生（名用錫）圭美堂集內有跋宋版施注和陶詩言宋公所刻注寥寥數行未爲完善耶上馬嶰谷有宋刊完注本聳其重雕而未成余始知新刊之未全而信此本之可貴黃主政蕘圃假校一過極言商邱所刻與宋本迥異其書可覆醬瓿方悟徐公之言爲不謬是雖尋常習見之書而爲絕無僅有之本當珍之重之蕘圃藏書而能讀書者因錄徐跋於後而以書歸之勝於余之徒藏而不能讀者遠矣時嘉慶十六年辛未十月錫瓚跋（時年七十）　香

嚴周丈郡中藏書之者舊也年已七十矣猶拳拳於此謂書之聚散不常而必以得其人肩付託之重方爲書之得所嘗爲余言昔年得朱奐文游之書朱亦以此相勗故茲之轉歸於人務守斯意也是書余得在前而香嚴之跋在後故余前跋先之香嚴藏之四十年而未知其佳及證以徐晝堂之跋又益以余勘之功方始信新刻之非而知宋刻之妙則藏書之難可見矣爰肇而書之以告後之讀是書者辛未冬至日求古居重裝并記復翁　東坡生日是今朝媿未焚香與奠椒卻羨蘇齋翁學士年年設宴話通宵東坡生日是今朝一老衝寒赴友招聞道春風來杖履麥雲意氣正飄飄東坡生日是今朝我獨閒居苦寂寥但把和陶詩熟誦樽無濁酒也

愁消東坡生日是今朝助我清吟興轉饒誰復景蘇同此意縣橋人又憶花橋十二月十九日往訪潘丈榕皐知赴友人之招爲東坡生日修瓣香之祝晚歸意欲同修此典獨居寡歡不復爲此因出此和陶詩諷誦一過并題四絶句於後蘇齋翁學士歲例出宋刻注東坡詩於今日開筵宴客致祝髯蘇故詩及之復翁（均在卷末）

此書舊藏香嚴書屋標題及分冊俱未愜意因櫝已製成毀之可惜且存之以見授受源流遂於櫝上聊誌數語以諗來者標題當云注東坡先生詩卷第四十一卷第四十二分冊當云二冊全函蓋此係東坡先生詩刻殘本不過和陶淵明詩爲全璧耳余藏諸陶陶室中尤爲兩美之合向聞蘇齋於東坡生日陳書設筵邀朋儕爲文

字之飲余媿未能但開函拜讀題詩紀事而硏有餘墨并書是櫝辛未十二月十九日識於百宋一廛之南窗 在櫝面

東坡生日是今朝蔚北蘇齋歲奠椒何以宋廛人獨坐和陶一卷詠深宵東坡生日是今朝有客城南置酒招早覺春風來杖履篆煙濃傍鬢絲飄東坡生日是今朝可有朝雲慰寂寥想到六如亭下路彎風暖處雪全消東坡生日是今朝斗室長吟興自饒善本流傳期共賞一瓻擬致縣東橋嘉慶辛未臘月二十六日雨窗次韻奉題潘口時年七十有二 在卷末

楊紹和案仁和王見大先生編注集成云施注殘編不絕如綫得宋刻及影鈔本書當如原書若干字一行若干行一篇若干篇一卷空其殘蝕之字刊行此前人本來面目仍當公之於世其是非得失亦施顧之責非藏書家責也今皆竄諸秘篋出其己作彼雖不完非贅者比何至矜不成人必曰階也席也非我相之不可也哉苟其傳之吾輩諸書取於施者庶後

之人知其究竟據以詳核又云歷考古書有育書闕譔人名氏者有無書僅傳書名及譔人名氏者若其書其人並傳而書名舉世不知此從古所無也施注蘇詩必有原名部注合注親見宋刻查注亦見影鈔本皆闕而不發注雖補部共約過半而書名不復前人不可廢墜我手之義後人所當謹也予案施注原名惟翁氏補注言之所論皆極精確編注集成考訂觀合注加詳議論亦博辯可喜惟時有傷繁之病凡例多至二萬餘言頗屬創見自序之末忽以夾注載入評語則更陋矣今宋槧本自蘇齋後不知流傳何所先公會訪之數十年杳弗可得恐不絕如綫之殘縟叢成絕響矣噫使施顧原書不能傳之干古而後世之人徒深慨想不獲一覩施顧之真所謂知其究竟據以詳核者竟至茫如昧如果誰之過乎部固無足論牧仲諸先生能免於責賢之義乎此本雖祗和陶二卷然是武子嘉定時初刻尚可考見本來面目翁本既無傳而隨顧靈爽式憑不至終歸磨滅吉光片羽實賴此碩果之僅存六百餘年滄桑屢變獨未與劫火同銷豈偶然出吉人云鳳皇一毛麒麟一甲終是希世之寶信已每卷標題注東坡先生詩卷陳直齋書錄解題作注東坡集當是傳刻之誤至此本將原卷第四十一第四十二數目字俱挖改作上下板心亦然則俗賈所為欲充完帙耳次平列吳興蒞氏吳郡顧氏卷前各有目錄而以子由所譔和陶詩引弁首每半葉九行行十六字卷之首末鈐季振宜滄葦兩印蓋延

令舊物也蕘圃藏兩陶集已先此本歸于齋予藏王氏集往正無和陶得此尤兩美之合墨緣勝事爰書以志幸

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 宋刻本

黃山谷大全集係南宋刊本吾家世藏宋本僅留此種是可寶也子孫其善守之 書凡五十卷十六册 乾隆壬戌除夕隱拙翁廷芳志 在卷首

道光甲申之秋有平湖書友攜示宋刻山谷大全集樣本有刻有鈔云是錢君夢廬屬售者索直頗昂雖心愛之未及議易也夢廬素係神交并會通假書籍故遂札詢之夢廬復云山谷大全 見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惟絳雲樓目有之只二十六卷此其全者係沈茶園先生故物後人因營葬始用贈人適余有他種書籍銷去遂摒擋得之書凡五十卷中闕十三至十八卷舊時鈔補未知出自何本蓋較絳雲所

藏居然完璧矣歲殘未暇付裝越明年余有滂喜園書籍鋪之設襄事者爲茂塘老友手爲裝池知缺卷外尙欠一葉鈔補一葉統五百單八云乙酉孟夏月望後一日蕘夫手識在卷後楊紹和案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七字目錄後有碑牌云麻沙鎭水南劉仲吉宅近求到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比之先印行者增三分之一不欲私藏庸鑱木以廣其傳幸學士詳鑒焉乾道端午識目錄及卷一卷二卷六卷十一等卷後鈐方印一文云安開國又卷二十四二十五四十一五四十七後鈐方印一文云累代仕宦淸白傳家有封史氏皆朱文似是元人圖記又各冊有査昇之印仁和沈廷芳字畹叔一字茉園沈廷芳印茉園古柱下史古杭忠淸里沈氏隱拙齋藏書印購此書甚不易遺子孫弗輕棄正峯徐氏藏書西谿草堂彥淸印士禮居藏百宋一廛等印茉圃先生爲蕘山宮詹外孫或是書乃査氏所藏而後歸沈氏者世無二本洵至寶矣

后山詩注一卷 殘宋本

余爲五硯主人幹一事主人欲酬余謂家有殘宋本幾種當

暗予忽忽未果而主人已作古矣其孤余壻也向未經理書籍事屬余爲之點檢所云殘宋本亦甚寥寥此后山詩注卻是宋刻然止一卷卷首及末俱已剜去無從識別卷第因取明刻本核之始知是冊爲第六卷明刻注于當句下正文與注牽接去惟此正文與注各自爲行當是舊式存此猶見后山眞面目也庚午五月復翁

任子淵注山谷後山詩據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余所藏俱宋刻本可稱合璧矣今余搜訪二十餘年山谷詩注曾于京師得一宋本雖殘闕模糊尚是宋刻此外見有印本清爽者在郡中故家僅一覩樣本其全否未可知惟後山詩注從未見有宋刻得此一卷勝逾百朋余故不惜重裝爲殘宋山谷詩注作匹壻家書籍半就淪

亡而余代爲儲聊誌我姻家以書作合二人有同心之嗜非書主人去即攘爲已有沾沾自喜也歲暮天寒臘雪連朝深幾尺許燒燭坐百宋一廛復翁識　書計三十二番裝宣青蚨一金 俱在卷末

參寥子詩集十二卷 宋本

參寥子詩集明刻本余向亦有之若宋刻本於數年前曾聞池上書堂有之然未之見也比來家事攖心置買書籍頗不易易非特宋刻書日少一日即有之而余收書之力亦日難一日也遷居縣橋以來葺小廬爲爾雅㞐常題曰百宋一廛蓋於其中檢點古刻成一簿錄謂之百宋一廛書目蓋余好書之心不因力歉而稍衰焉余友陶君蘊輝雅善識古并稔

知余之所好在古刻昔余所收者大半出其手茲復以宋刻參寥子詩集相示索值白鏹三十金余亦無如之何勉購以增書目之光云爾世行本向傳有二以法嗣法穎編者爲勝此其是也惜余明刻本尋訪未得無從證其同異至于卷端序文雖係鈔補而以貴與經籍考證之當不謬若以爲此序是餞參寥禪師東歸序而非高僧參寥集序是並通考而昧之奚足與論古哉嘉慶歲在癸亥閏二月望後一日蕘翁黃丕烈識

寶晉英光集六卷 校舊鈔本

序稱山林集百卷今所會粹附益未十之一正謂此六卷也焦氏館閣書目稱寶晉集十四卷豈別有書歟又坊間宋元

名人收刻米詩半在此集外其與此合者或不免字句之異未知所從本也百卷十四卷俱不可得見且存此六卷而已不必雜以吳中贋跡爲貂之續也戒菴在序後　寶晉英光集六卷叢書堂板舊鈔吳文定公原博故物也已爲張青甫改竄雜取吳中贋跡增至十卷將以行世余恐其亂真亟索故本錄之又余見王越石舟中倪雲林集一冊堪與此配食然越石偏索吳中贋跡增改不已豈不謬哉夫率今世逋逃藪數端而米倪居二不能字者以米爲逋逃藪强申縮其筆以爲奇不能畫者以倪爲逋逃藪聊點染其筆以爲趣其禍皆始於骨董之家目中無珠口中無舌自欺欺人其膏粱子弟不足惜也令後無復知古人之真妙斯歎恨無窮爾因跋此

集牽連書之以垂訓雖青甫越石之流移目我我甘之矣戒菴老人　余初見賓晉英光集鈔本於吳枚菴處擬借錄其副怱怱未暇也適賈人以此舊鈔本來索直番餅一元有半遂留之而借吳本勘之吳本亦有戒菴老人跋知同出一原余因是本較舊但取吳本原本異同校之吳復用汪氏本校之多與原本歧異不盡據改恐屢校反失其真也戒菴跋謂張青甫雜取廣跡增入惟吳文定本尚爲舊鈔此本所據傳錄者是也枚菴云戒菴老人李姓詡名萬歷間人與青甫同時人此冊與枚菴大同小異惟題跋中一葉此所羨原注出於青甫所竄入猶可得其真本之正也枚菴有壘校宋本字謂錢景凱得宋刊山林集詩文不增多而稍有字句異同處

景凱爲余詳校注於書之眉案此則宋本本作某皆可信矣今錄於上方而時有與是本合者則改曰某宋本亦作某此余所定也吳本不如是知此本勝於吳本矣錢景凱書賈中之巨擘余及交之其所收宋本山林集名曰山林拾遺集矜爲善本收於東城顧家惜已爲鹺賈吳姓購去余不及見云甲戌六月十日復翁校畢書時屋後橋圯石材皆宋嶁村用以製硯二成試墨書此　是本出王蓮涇家彼目云岳珂序跋竜老人跋　冊舊鈔七十七番今檢之都合均在末卷後

樂志園集八卷 校本

此冊爲兒牀山人藏本并手校者介翳翁示余余取舊藏顧秀野鈔本勘之大段略同而詞句互有得失至命名則有異

此云樂志園詩集一至八卷余本則分題各自爲一集一云來鶴草堂稿二云皖白軒稿三云竹洲歸田稿鄭文康後記外又有鶴亭唱和一卷又有十葉亦敬夫詩無集名未知云何此脫之矣卷一內此多南海道中三首半各本皆空白因據補余本余本竹洲歸田稿內多杖屨云云至答之此本脫也亦據余本補入鄭記不全亦據余本足之初余校此冊未半即病病且幾死自謂校讐事絕矣幸天憐余之好古書而不致與書永訣新歲謝客竟畢校此冊艮友之託幸遂宿諾予喜而艮友當亦共喜也雅鶴亭唱和已下詩卷帙甚繁不能任此筆墨之勞矣當俟他日命鈔胥續之嘉慶歲在丁卯陬月哉生明復翁丕烈記

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一卷補遺一卷 舊鈔本

余喜蓄書兼蓄重出之本即破爛不全者亦復蓄之重出者取爲讐勘之具不全者或待殘缺之補也余每戲謂友朋曰余讐惜字會出分金特稍從厚爾即如此舊鈔賀方回集止半部係余友海甯陳徵君仲魚所贈以余有重出之本或可據舊藏者補錄其半俾成完璧然余第藏諸篋笥忽忽未有以補也頃張君訒菴頗與余同嗜近亦以余所爲兼收並蓄竹頭木屑之說爲是故遇書之不全者亦時得之一日邀余觀新收之書內有慶湖遺老詩集之半余細閱之似與仲魚所贈者相似亦即言明歸取證之竟爲延平之合惟第六卷仍缺即前本之目亦已失之訒菴一一補完屬爲跋其顛末

余曰此事固奇然不在乎書合之奇而在乎所以書合之奇蓋兼舊重出之本及不全之本此余一己之獨見也而訒菴竟以余言爲然忽復效尤即獲奇驗則此賀集特爲訒菴刱之始耳余樂訒菴之與予同心發并樂訒菴之堅信余說有此巧遇可以鼓興弗衰藏書家不又得一人邪裝成仲魚適從海甯至因屬同爲欣賞焉甲戌重陽後復翁　余向從武林書肆得陳古靈集半部係謝在杭家鈔本曾在周元亮處各有印記越數年錢君廣伯復得其後半部一一不爽遂成完璧今已贈荆谿陳景辰布衣以其爲古靈後人也吳槎客明經有跋載諸拜經樓文集一時傳爲勝事此慶湖遺老集上卷曾獲諸吳城元妙觀書坊因思黃復翁家藏書最多舊

鈔秘冊或可鈔全所以特贈豈意張君訒菴適有是集之下卷今秋偶爲復翁所見遂以余所贈者歸于訒菴延津之劍分而更合已屬奇事而裴淑甫竟余自海甯適至吳中則又奇之又奇也嘉慶十九年九月十三日陳鱣記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 鈔本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葉石林建康集八卷少藴兩帥金陵故以建康名其集葢其涖官時所作也余自購書以來唯聞留信橋吳嬾菴家有此書影宋本未之見此冊得諸吳丈枚菴所贈題曰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詩外有文自銘贊書後論序記祝文祭文表劄子奏狀啟狀書碑傳志銘凡十六類不知錢氏所記何以入諸詩集類且末有少藴孫籀跋謂再

鎮建康時所作詩文錢記亦但稱兩帥金陵故以建康名其集未析言其再鎮時所作也豈別有詩集八卷行世歟聊志所疑于此是冊有毛氏正本字疑從毛本出校者得諸處二酉後客楚中攜諸行篋故有辛亥春漢陽葉桐封舍人借鈔字樣一書之源流轉徙有可攷者因附記之乙亥二月二十九日復翁

北山小集四十卷 鈔本

乾隆六十年六月二十日夜余家因巳遣之婢尋物失火焰起老母房中以致及余臥室倉皇奔救幸勿大患而器用財賄爲之一空所貯書籍巋然獨存是必有神物護持者余亦以是轉憂爲喜焉閱兩日書友胡益謙持北山小集示余欲

一决其宋本與否余開卷指示紙背曰此書宋刻宋印予不知宋本獨不見其紙爲宋時冊子乎胡公深謂余爲不欺遂議交易余許其每冊一金卒以物主居奇倍價易得復以二金酬之親朋見者無不笑余癡獃余曰天災忽來身外之物俱盡所不盡者唯此書籍耳則書籍之待儲於余者益急矣余曷敢不竭盡心力以爲收藏計且是集流播絕少寫本不多見矧其爲宋本近時浙江采集遺書總錄載有知不足齋藏影宋鈔寫本吳之振識云此冊昔年爲季滄葦侍御所贈侍御從絳雲樓宋槧本影寫者是宋本係東澗舊藏今本首冊有健菴圖章而彭城無所記識豈真絳雲餘燼耶余不能辨其是一是二也卷尾有黃氏淮東書院圖籍印未知吾宗

何人轉相授受仍歸江夏家藏我子孫其世寶之或可自詡爲天下無雙也與吳郡棘人黃丕烈識　嘉慶二年歲在丁巳閏六月八日天晴曝書展玩一過時與西席顧澗薲夏方米同觀因見目錄在葉鄭兩序後而反缺半葉未解其故余曰此當年裝潢匠誤以序文次于目錄後卷一前故遺失半葉也今每葉後有字影及朱筆痕隱隱可見是爲確證爰復著數語以傳信于後時在王洗馬巷新宅之士禮居蕘圃氏識

　癸亥六月一日輯宋刻書目檢及此集其去得書之歲月已足八年矣昔余繪續得書圖名是曰蝸廬松竹蓋致道寓居吾郡之城北葺屋曰蝸廬而松桂竹椽饒有古樸之意今余自壬戌冬又遷東城之縣橋題藏書室曰百宋一廛夫

亦取其小焉耳爰志數語于册尾蕘翁記　北山小集爲宋人集中罕有之本且其中多與吾郡典實有涉故錢潛研老人取其集中文字入養新錄中謂他日修志可資考證噫潛研往矣而是集余不能守早歸藝芸書舍當日家藏時無暇傳錄副本此又余生平缺憾事也歲辛巳郡中有修志之舉始憶及此遂向主人借歸分手傳錄錄畢細校即以原本歸趙而余亦作一小跋記其原委是又爲此書添一公案矣海虞月霄張君愛書好古收弆秘册甚多著有愛日精廬讀書志於一書之源流纖悉畢具余所歸之書亦得附名簡末此真讀書者之藏書也聞余有此欲傳其副遂復從余之寫本仍分寫予之并讐校之古云書經三寫魯魚亥豕自謂此寫

本出余士禮居雖未經老人過眼然兒孫輩頗習聞校書緒論一一手校當不致爲鈔者所誤回憶初得時及復寫此已歷三朝世有三本可爲此書幸即爲余補過幸安得世有好事者盡如月霄其人悉舉世間未見之書傳錄其副是真大樂事想藝芸當亦不吝余之屢假也書此以俟月霄問之不識以余言爲何如道光二年歲在壬午秋七月蕘夫識

栟櫚集二十五卷 明刻本

書有不必宋元舊刻而亦足珍者此種是也述古堂書目云鄧肅栟櫚集二十五卷猶是足本近時傳本則爲十六卷夫古書失傳即此可見是書出郡故家某姓初攜來時破損殊不耐觀命工稍爲整理藏之己巳春三月復翁記　余得是

書郎游杭自杭歸知貝簡香亦得是集鈔本傳聞是十八卷及假觀之乃知亦二十五卷本且即從此刻出者然已遠不逮矣鈔本爲古虞曹氏藏書上有毛扆斧季印當屬佳書乃開卷第一葉去永安後學永安縣事二行添古詩二字於第三行爲一行又改皇帝空格爲提行頂格以符此刻半葉之行款失其眞矣卷中磨滅處字跡糊塗者皆闕之此刻猶可辨認卷中闕葉累累所據不如此刻之完善矣向以書必刻本爲勝觀此益信勿謂明刻不足重也四月晦日復翁又識

頃有書友攜賜書樓蔣氏所藏呂無黨鈔本頗精雅并謹慎之至於漫滅處皆以細筆畫識之存其眞也乃取是刻校對其所識字已有大謬者或印本尚不及此而摹寫未的也

擬重購備玫卒以未宜貴置之辛未五月復翁記均在末卷後

孫尚書大全文集殘本三十三卷影寫宋刊本

此殘宋刻本孫尚書大全文集勵存三十三卷即趙希弁讀書附志所云孫尚書大全集五十七卷本也外間傳布頗少余借諸周丈香嚴處用舊紙委門僕張泰影摹兩匝月而竣事藏諸讀未見書齋居然影宋鈔本矣雖不及毛鈔之精而一時好事之所爲以視汲古閣中入門僮僕盡鈔書者其風致何多讓焉嘉慶甲子六月八日蕘翁黃丕烈

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舊鈔本

此集係從宋刻殘本錄出卷中行款間有不同宋本自五卷至十三卷與此本合而此本中多樂府一卷爲宋刻所無大

約後人從他處補入以足十卷之數惜與宋刻刺謬耳阮亭竹垞未見原本之舊故跋語未及余家殘宋本楮墨精雅為宋刻中之上駟至樂府一卷亦係汲古精鈔取與此本相對惟序次紊亂未能如毛鈔之舊因假李作梅藏本校讀一過書此數語于後而歸之蕘圃　嘉慶三年戊午初秋陶五柳主人從吳興書賈買得此書知余曾經過眼持以示予余於此書不啻三過眼矣向年李作舟與家椒升同來吳下余借歸與宋刻本展對無意歸之既椒升以羣書見示此口口在因議直不受卒還之今歲椒升應京兆試北上艤舟胥江過余晤言問及是書云未帶出孰知其已歸賈人而輾轉仍至余家乎爰題顛末以儲諸讀未見書齋棘人黃丕烈　癸酉

二月初四日是爲寒食節偶檢及此距得時已十六年矣復齋

戴石屏詩集十卷 明刻本

壬戌夏五月自都門歸世事皆淡惟此幾本破書尙有不能釋然者故每聞坊間新收故家書籍彼以爲無宋元舊刻不敢送觀而余必欲觸熱到彼恣意尋覓此戴石屏詩爲璜川吳氏舊藏收諸酉山堂者也避暑西山日讀一卷卷中詩句多有與余趣而適合者覽之頗爲快意其七言律中訪趙升卿一首第五六句云田園自樂陶元亮鄉里多稱馬少游余拍案叫絕此石屏先生爲我晨鐘之覺也葢余幼時在我二人懷抱中及有知識郎見臥房中壁厨上有一聯云我愛陶

元亮人稱馬少游今得此詩證之不啻早示我以歸宿之地矣晚間納涼與兒子玉堂談及此詩證之可知人生境界於數十年前已有定著安能相强耶　右跋二通在八卷本後丙子上元家居無事重錄於此全本上其避暑西齋云云前系第一通跋而摘錄之者避暑西山云云後系第二通跋而全錄之者蕘圃主人書　戴石屏詩集刻本余於壬戌夏五月始得之然止八卷石屏之詩固完具也然檢藏書家書目都云十卷余所得刻本目錄確有剷補痕初不解何故往假香嚴周丈藏鈔本方知前有東臯子詩後有附錄諸詩果十卷　全也因鈔與刻行款不符未經補錄所謂刻本八卷第存所[illegible]衍耳及丁卯冬十月得同郡蔣辛齋舊藏明刻全本

遂得補八卷中欠葉然後序第三葉黃蕘老云云起至末皆失之余又從周藏鈔本補其不足行款未能如舊矣頃玄妙觀東閱師德堂以故家散出書數種示余余揀得二種石屏詩集在焉首尾完好唯卷四第三十葉廿葉仍屬鈔補聞是書亦出蔣辛齋氏或亦從前本鈔足一明刻之書至再至三而始得全本豈不難哉豈不幸哉此書之直擬四番余以蔣本與閱賈俾歸他姓以取其直云甲戌四月復翁

永嘉四靈詩四卷 影宋本

此影宋本永嘉四靈詩四卷一冊昭文同年張子和藏書也余與子和相知以同年其相得則彼此藏書故猶憶癸丑同上春官邸寓各近琉璃廠每於暇日即徧游書肆恣覽古籍

一時有兩書淫之目旣而子和卽於是科得翰林散館改部
余下第歸連丁內外艱杜門不出與子和蹤跡殊疏然彼此
書札往還無不以賞奇析疑爲最是冊於子和宦游京師時
從其家借讀故典籍者有細目一紙備考及子和奉太夫人
諱南還便道過訪談及是冊知余欲傳錄未果欣然輟贈此
書遂爲士禮居中物矣顧余檢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宋板
四靈詩三本亦云有缺則此影鈔者必自三本出惜其目未
載卷數不知所缺同否耳近日雖有傳本較此絕無影響毛
氏云此書久已失傳幸而得此真確論哉嘉慶七年壬戌十
一月二十八日冬至黃丕烈書於太白樓下　四靈九僧言
詩者必推之余向得四靈而無九僧心猶歉然今復獲毛鈔

影宋九僧詩真成雙璧惜子和已歸道山不及相與欣賞耳癸酉四月初三偶檢及此因記復翁　戊午仲秋以汲古閣影宋本校一過紹乾記皆在末卷後

魏鶴山渠陽詩集　卷　宋本

海鹽黃椒升余二十年前友也頗藏書最喜金石尤好蓄古印兼精篆刻嘗往來吳門從潛研老人游故余得訂交焉每一至郡必攜古書相質證余時或得之後為小官于閩中不見者數載矣二三年前曾訪余知辭官歸欲謀遷秋而無貲蓋家業亦中落宦情亦差淡也匆匆別去別後寄示渠陽詩一冊本僅一袟而古香古色溢于楮墨間彼蓋重其為宋刻故贈余也余一見即定為宋刻適坊間借得松江程氏清綺

堂書目載有魏鶴山渠陽詩一卷宋板一冊余言爲益信云

此種本非老眼竟不辨其爲宋板余故照宋板魏鶴山集大小重裝附于全集後俾知此亦宋刻也且刻本亦有一時風氣觀全集後刻手方知此亦刻手相同余故取以附之也丙子季夏二十八日記 在卷末

棠湖詩藁不分卷 毛鈔本

嘉慶乙丑冬錢唐何君夢華訪余出其友所藏宋刻棠湖宮詞示余因素知余有毛鈔影宋本也宋刻果出毛氏上有宋本甲兩圖記餘皆子晉名號章無他人印記紙黃色闊連係竹料首標棠湖詩藁四字下有墨釘板心第目棠湖一棠湖二不標宮詞疑當日宋刻中一種故不標宮詞第三十末句

捷書清暑入行宮暑關筆作署第三十八首句云外庭公事近今稀今誤字作金有紅筆校今凡遇缺文作墨釘茲毛鈔板心添入宮詞字暑不諱暑今不仍金俱非其舊矣始歎書必宋刻乃佳此論甚確否則汲古如毛氏而一經影寫已多歧異何論書經三寫者乎天下書安能盡得宋刻即有矣未必盡能見書福如余而或得之或不能得而見之俾得考其同異豈不大幸因記數語於此十二月初五日嚴寒閉戶擁爐炙硯書蕘翁在卷末

楊太后宮詞一卷宋鈔本

楊太后宮詞汲古閣曾刊入詩詞雜俎中其稿本余今始獲之所謂潛夫輯本也毛子晉云舊跋潛夫不知何許人余以

稿本核之其爲宋人無疑紙係宋時呈狀廢紙有官印朱痕可證至潛夫之爲何許人就其跋云甯宗楊后而不系以宋則可斷爲宋朝人其標題曰潛夫輯余疑爲周密公謹蓋公謹所撰書皆曰輯如武林舊事則曰四水潛夫輯絕妙好詞則曰弁陽老人輯公謹入元追憶故國故有武林舊事之作而此楊太后宮詞輯之殆亦寓懷舊之思歟余友海甯陳仲魚廣見博聞助余曲證斯說謂齊東野語有慈明楊太后事一則可見公謹熟於楊后事實且癸辛雜識載咸淳甲戌秋爲豐儲倉甲戌乃咸淳十年今跋云癸酉仲春得之江左甲戌上距癸酉止隔一年公謹生於紹定十五年壬辰則癸酉年四十歲矣得此二證差信余說之非妄故用別紙載齊東

野語一則附於後而并著仲魚之說云時嘉慶十五年歲在庚午五月廿有六日黃丕烈識

湖山類稿五卷汪水雲詩鈔一卷補遺一卷舊宮人詩詞一卷附錄一卷 舊鈔本

汪水雲詩雜見於鄭明德遂昌雜錄陶九成輟耕錄瞿宗吉詩話及程克勤宋遺民錄者不過三四首夏日曬書理雲間人鈔書舊冊得水雲詩二百二十餘首寫成一帙然適賢序水雲詩以爲多紀國亡時事此帙多有之而所謂與文丞相倡和獄中者概未之見也惟浮林道人招魂歌擬杜七歌體製者全見文丞相集後水雲詩集劉辰翁批點刊行者藏書家必有全本當更於好古者共購之虞山錢謙益識 虞山集中與此

頗有異同錄於後

錢唐汪元量字大有以善琴事謝后及王昭儀國亡隨之而北後爲黃冠師南歸其詩見鄭明德陶九成瞿宗吉所載僅三四首夏日曬書理雲間入鈔書舊鈔得其詩二百二十餘首寫爲一帙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醉歌十首記國亡北徙之事周詳惻愴可謂詩史有云第二筵開入九重君王把酒勸三宮駝酥割罷行酥酪又進椒盤剝嫩葱又云客中忽忽又重陽滿酌葡萄當菊觴謝后已叨新聖旨謝家田土免輸糧與鄭明德所載花底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寫罷降元表臣妾僉名謝道清合而觀之紫蓋入雒青衣行酒豈足痛哉水雲作謝后挽詩曰事去千年速愁來一死遲國滅君死幽蘭軒之燼詎可以金源

爲夷狄而易之乎余欲續吳立夫桑海餘錄卒辛未就讀水雲詩畢援筆書之不覺流涕潰紙崇禎辛未七夕牧翁記

汪水雲詩元明人並相推許有詩史之目其詠宋幼主降元後事皆得之目擊多史傳所未載而聲情悽婉悲歌當泣故國故君之思斯須不忘可以愧食祿之臣矣虞山錢氏跋其詩摘二絶句云第二筵開入九重君王把酒勸三宮酡酥割罷行酥酪又進椒盤剝嫩蔥客中忽忽又重陽滿酌葡萄當菊觴謝后已叨新聖旨謝家田土免輸糧又引挽謝后詩云事去千年速愁來一死遲乃云合而觀之紫蓋入洛青衣行酒豈足痛哉讀畢不覺流涕潰紙一如有深恥而不忍言者是大不然考之宋史理宗謝后寶慶三年册立垂四十年而

度宗嗣位尊爲皇太后又十年而幼主立尊爲太皇太后已老病不能聽政德祐二年宋亡北徙越七年而終壽七十四則至燕時已六十七矣元世祖崩於元三十一年壽八十滅宋在十三年壽已六十二甯有劉曜羊后之嫌所云謝家田土免輸糧者當是以謝后舉國納降之故優恤其宗耳豈有他哉其歷敘燕會之豐自黃帝初開第一筵至第十瓊筵敞紫庭凡十章據云君王把酒后妃進卮三宮坐受極其隆禮且屢云宴罷歸來未嘗暫留元宮也始至而十開筵宴猶以客禮待之乃加封爵給第宅賚綿綺免后家之稅授降臣之官見於諸詩歷歷有序不當節取二章深致感慨也元人以宋爲大國不意其君臣不戰迎降喜慰過望故不戮一人而

遇母后幼君有加禮於此見世祖之寬厚水雲又詠宋宮人分嫁北匠云君王不重色安肯留金閨則世祖爲人可知矣元史又稱宏吉刺皇后之賢見宋幼主入朝而不樂視宋府庫物一無取又爲宋全太后不習水土代奏乞回江南帝不許退而厚待之則知禮數優渥復有賢后之助焉大抵既封幼主爲瀛國公則必別置邸第母子宮眷仍當聚在其中觀水雲詩云昭儀別館香雲暖手把詩書授國公則王昭儀亦未嘗入元宮也令其爲元妃嬪安得與水雲時相唱酬哉至謝太后歿而後全后爲尼瀛國作講師悉見於集若不詳攷本末而獨摘新旨免糧二語殊足動後人深疑德祐之事已是古今至辱余不忍三朝國母重遭污衊且使水雲有遺累

也故詳辨之松陵潘耒識　乙未送春日借張子充之鈔本校錄枚菴　汪水雲集曾經劉須溪序而刊行後之藏書家罕有原本即虞山錢氏所藏亦係鈔本前數葉及中已多殘缺水雲當宋亡國流離轉徙詩詞多激楚聲其道當時實事可補史傳之闕今當讀集中諸什出韻者有之想係行吟寫怨不及檢點耳長洲顧至跋　汪水雲詩予向藏本亦夥矣有湖估爲予言是書已被他人攜去予不以爲意頃晨起估來出此相示喜之不勝留之蓋此爲吳丈枚菴手錄本末之朱筆一行可證也近日得枚菴家錄本并手校書有長安志此汪水雲又第二種矣故人之逝已越四周而手澤留存猶爲我有不稍紓懷舊之情歟蕘夫　此書似於枚菴時所散

伏渠之楚中書籍寄貯友人所友固豪於酒者也往往取爲沽酒貲故所特失多予屢收之故知之是冊爲顧君玉臺所得卻不言所從來玉臺爲名秀才在院肄業時余習見之未同而言不爲相識既歿後識其弟梓亭因知伊後人亦稍替未能承其家學是書殆從武陵散佚者乎每慨没世不稱如枚菴者近修郡志已入文苑傳不患無傳而顧君以一青衿終其身過此其能免名氏翳如之歎乎余故表而出之以見如玉臺者亦能寶藏古籍是讀書者之藏書非沾沾於章句之學可比者也 蕘夫又識

余舊藏汪水雲詩先有五本本各異所異在各以類從也茲冊盡備各本所有且末多潘次耕跋表明宋後宮隨瀛國公歸元事甚悉始知前人之摘錄

致滋後人之疑惑爲大不然矣蕘夫時道光三年癸未歲秋八月白露後一日記均在末卷後

汪水雲詩不分卷鈔本

此鈔本汪水雲詩余向從騎龍巷顧氏得來卷首及尾圖記皆武陵所鈐也今乙卯四月書人呂邦惟攜書三種求售內有汪大有詩史一冊行款與此本相同而字跡較舊訛舛亦少第三十九葉多恭宗皇帝送汪大有南還詩一首卷尾多補錄四葉第四十八葉末有牧翁蒙叟錢謙益印兩方印然尾有此君別館小方印不知誰氏所記其補錄之字跡與通體異余友陶蘊輝云此牧翁筆以其爲少年時書故與老年微異余雖不甚信然徵諸前之圖記理或然也棘人黃丕烈

汪水雲詩不分卷 後有附錄補錄數葉校舊鈔本

壬寅端陽前三日樂饑翁攜贈　此舊鈔汪水雲集予從郡城賜書樓蔣氏得來卷端有金耿菴題識并大小圖章四方又有迺昭印信樂饑兩圖章不知彼何人斯卷尾有行楷四葉未識誰氏筆余友陶蘊輝識是東澗老人書蓋予所見者皆暮年筆茲或少壯時書故娟秀如是且以前兩大方印證之理或然也予向得鈔本於騎龍巷顧氏雖行款悉同究不及此本之舊又少補錄之文故急以千錢購得爲文房清玩之助命工補葺而重裝之乾隆六十年乙卯六月中澣日棘人黃丕烈書於士禮居 均在卷首

乙亥花朝收得汪水雲詩鈔有葉石君跋者因出是冊對勘之知此汪水雲詩敘脫其後

者劉辰翁會孟所書也五日廬陵文山云云者乃脫其書汪水雲詩後之文前段也余向有別本在不復補之矣恐筆跡異也惟此書鈐有迺昭印向不知爲何人并以最後補錄四葉爲牧翁書由今考之皆非也近日見虞山王乃昭手錄詩稿始知迺昭卽乃昭與牧翁同時而稍後善於書法以補錄之手跡證諸石田稿相類此書蓋藏於迺昭而爲之補錄者事隔二十年始得定其何人并何人之跡亦難矣哉越二十日檢書偶記復翁　道光二年壬午正月十一日余過胥門學士街書坊見插架有鈔本汪水雲詩卷端有王孝詠慧音圖書因攜歸出所藏手校一過補此册劉辰翁序十篇其餘亦稍有歧異余向校影元鈔本湖山類稿其劉序已有此鈔

本偶失其半耳立春後一日蕘夫識均在卷末　按汪水雲淵之
錢唐人善琴嘗以琴事謝太后及王昭儀出入宮禁著有水
雲集余曾於會稽童寶音齋中見之亦舊鈔本也是卷二百
二十餘首皆記其亡國時事故名詩史以余所收槐柳巷蔣
氏明鈔本校之互有差異因即標簽識之何去何從蓋不敢
率爲改易也嘉慶元默閹茂皋月十又四日海甯邵思多識
於聯吟西館在卷首

勿軒集八卷明成化刊本

勿軒先生文集舊藏有鈔本藍格者出淡生堂甚古雅近從
胥門書肆於架上獲此疊經汲古閣毛氏孝慈堂王氏收藏
雖明刻實希有也攜歸與鈔本勘對彼脫誤多矣書之明刻

而可寶者此爾嘉慶己巳七月十有一日復翁丕烈

古逸民先生集一卷附錄一卷 舊鈔本

辛未三月初游嘉禾遇滌飲鮑丈於雙溪橋下晝則同席夜則聯舫縱談書林舊聞亹亹不倦真快事也越日同至本立堂書坊取其家鈔傳秘冊贈余得古逸民先生集一卷精妙絕倫他日珍之當不減汲古鈔本矣復翁

佩韋齋集 舊鈔本

此舊鈔本佩韋齋詩文集并輯聞也 四庫書目及他書錄皆分隸集部與雜家部此卻是四合排卷數者今春書估索直八餅金余許未及半遂不諧迨秋莫屢以促余歸之旣而詢其故知亡其妻欲歸葬湖州藉湊路費余不忍食言姑允

之副以零種稍豐其數云九月大盡日蕘夫



